

715.3
4060

上
編

古
今
性
異
集
成

中華書局印行

古今性異集成

古今怪異集成序

天地闢而陰陽分。人類以生。物類以殖。萬彙羣萌。造此形形色色之世界。其中有常有變。有正有奇。上帝司其權。冥漠中自有無形之主宰焉。人處昭昭之境。不能洞見其精微。於是習見習聞者。視爲常經。目爲正道。感二氣網緼之德。羣相喻於無言。偶遇罕見罕聞之事。則驚爲變故。詫爲奇聞。或且謂爲子虛烏有。詞而闢之矣。嗚呼。造化之理。本非可以管蠡測。使於所罕見罕聞者。而徒滋異議。曾何解於習見習聞者之歷歷不爽哉。溯夫混沌之初。以氣造形。天地亦陰陽所孕。兩儀既判。以形運氣。人物賴陰陽以生。陰陽之道。千變萬化。彌綸宇宙。按其跡象。有常與變。正與奇之分。揆之原理。實無變非常。無奇非正。然則色色形形之異。人所習見習聞者。常也。正也。常而不用其變。正而不用其奇也。人所罕見罕聞者。變也。奇也。變而不失其常。奇而不失其正也。徒觀夫常者正者。不觀夫變者奇者。不足語乾坤之大。不足知氣化之微。不足究一事一物之原。不足窮萬事萬物之奧。關繫豈淺鮮哉。故舍其常而語其變。變者怪也。畧其正而言其奇。奇者異也。此古今怪異集成一書之所由輯也。或曰。怪異之事。至聖不語。胡獨輯以成書。且今之世。正科學昌明之世。

也。述此荒誕不經之說。將毋惑世誣民。貽通人之恥笑乎。則應之曰。科學與哲學並行。而哲學實爲科學之母。科學愈昌明。哲學愈宜研究。我國四千餘年之哲學。棼緒難稽。古今怪異集成一書。所以輯棼絲之緒。供哲學家玩索之資者也。矧其中有與科學相發明者。更有今日科學家所未及發明者。若視怪異二字。卽訾爲惑世而誣民。亦思今之人心。習於鬼蜮。姦回巧詐。無所不至。其去中古之世遠矣。導以庸常之理。固已視若罔聞。進以怪異之談。或尙有所警悟。卽舍科學以論人心。是書之輯。且有不容緩者。是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載天地異聞。附以神仙妖鬼事蹟。中編詳人類人事之變狀。下編列動物植物之奇談。書以怪異名。非怪異不錄。其中事以類分。類以年次。無或舛雜。惟載筆之難。學者所歎。本書輯自古籍。及近人稗乘。魯魚亥豕。容有未及校正者。博雅君子。幸有以教之。江都周敦肅識。

凡例

一本書記載之事。上自邃古。下逮勝朝。有異必搜。無奇不錄。越至今世。信史闕如。聞見無多。暫從缺畧。

一本書七十類。類中之類。又一百十八類。凡二千餘條。四百餘頁。約三十餘萬言。

一本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載天文地理。附以神仙妖鬼之事。以其稟天地之異氣。有以別於人物也。中編專詳人類事。下編專述物類事。審事情以分編次。不得不然而篇幅之長短。字數之多寡。又不得不依事實之繁簡爲之。所謂因其自然。不復規規於繩尺也。

一本書事以類分。類以年次。然一類之中。有可分爲數類者。仍各依其類而分之。如上編天文地理。中編方伎星命。下編雜禽雜獸等類是。其有類別不多。而事實之繁簡。復不能相稱者。則不復顯爲區別。僅於是類中分詳其事蹟。而先後編次之。如上編城隍土地聖蹟。中編喪祭等類是。又有事實錯綜互見。既不能強爲分類。又不能各依先後編次。則原爲一類。而混合編次之。如上編虹霓雷電家宅神等類是。他類有相同者。悉視

此

本書資料。以古代經史子集。名人筆錄。及近人記載之事。分隸各類。文字概從原本。口
牘亦仍其舊。惟輯自古書者。卽冠以某某書名。輯自近人記載者。概不標題。以均係當
時傳鈔之本。未能指定一人一家。據爲定籍也。

一本書分類。一再審詳。以期精確。然頗有一事可隸數類者。亦惟從其較重者入之。間有
性質相近之條。有時連類而及。以博其趣。閱者諒焉。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目錄

天文類

天

日

月

星辰

天河

風

雲

霧

虹霓

雷電

雨

露

霜

雪

雹

煙

旱災

寒暑

地理類

地

山

石

水災

火類

火災類

光類

氣類

山川神類

家宅神類

城隍土地類

龍神類

瘟疫神類

雜神類

冥司類

聖蹟類

神怪類

神仙類

仙境類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目錄

仙丹類

妖怪類

鬼怪類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天文類

天

葛洪枕中書真書曰。昔二儀未分。溟滓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形如雞子。混沌元黃。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溟滓經四劫。天形如巨蓋。上無所繫。下無所依。天地之外。遼屬無端。元元太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下無山嶽。上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維。天地浮其中。展轉無方。若無此氣。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迴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水生元蟲。元蟲生濱。牽濱牽生。剛須。剛須生龍。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飲地泉。復經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出而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絕妙。常遊厚地之間。仰吸天氣。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當此之時。二氣網縊。覆載氣息。陰陽調和。无熱无寒。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並不復呼。吸宣氣。合會相成。自然飽滿。大道之興。莫過於此。結積堅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之

精也。服之與天地相畢。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元女。號曰太真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天皇受號十三頭。後生地皇。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聖真出見受道。天旣爲建初混成。天任於令。所傳三皇。天文是此所宣。故能召請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無所不制。故天真皇人。三天真王。駕九龍之輿是也。次得八帝。大庭氏。庖羲神農。祝融五龍氏等。是其苗裔也。今治五嶽。是故道降上代。弊極三王。三王。夏禹殷湯。周武也。是以淳風旣澆。易變而禮興。禮爲亂首也。周末陽弱而陰強。國多寡婦。西戎金兵起。而異法興焉。旣而九洲湮沒。帝業荒蕪。此言驗也。後來方有此事。道隆之代。其人混沌。異法之盛。人民猾僞也。洪曰。此事元遠。非凡學所知。吾以庸才。幸遭上聖。眇目論天地之奧。臧暢至妙之源。本輒條所誨。銘之於素。以爲絕思矣。夫無心分之人。慎勿以此元始告之也。故置遺跡示乎世之賢耳。

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

尙書中候。成王觀於洛河。沉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

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囂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葇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官禍福各以象成也。

淮南子覽冥訓。嫫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台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注齊寡婦。無子。養姑。姑有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

漢武故事。通天台黃帝以來祭天園丘處。武帝祭太一。上通天台。舞八歲童女三百人。令人升通天台。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

漢書天文志。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強。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漢書五行志。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立昌邑王賀。賀卽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明效也。

晉書五行志。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毋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三國志吳孫亮傳。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繡專恣。與太常全尙將軍劉承謀誅繃。九月戊午。繃以兵取尙。遣弟恩攻殺承于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

晉書五行志。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

宋書五行志。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有黃光。洞照於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謂之榮光。太平之祥。上表稱慶。

魏書序紀。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歛見緇駟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所田處。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卽始祖也。

唐書張柬之傳。張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尙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詔書。

下。霧翳澄駿。咸以爲天人之應。

唐書五行志。元和十二年正月乙酉。星見而雨。占曰。無雲而雨。是謂天泣。

聞奇錄。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閉。襲吉勤于書寫。乞乞不倦。今尚在。逾八十矣。

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書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北人。問之曰。此謂之箕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

周書武帝本紀。建德六年春正月。帝率諸軍圍齊。大破之。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責以有死罪者三。遂斬之。是日西方有聲如雷者一。

樂郊私語。己亥秋九月晦。余曉詣嘉禾。時曉星猶在樹杪。忽西南天裂數十百丈。光焰如猛火。照徹原野。一時村犬皆吠。宿鳥飛鳴。余諦觀其裂處。蠕蠕而動。中復大明。若金融於冶鑄者。少時方合。操舟者謂余曰。此天開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者極禍。關係豈藐小乎哉。

南臆記談。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寫上言。不知此言雖不足據。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

祠家廟。齋居中夜。恍忽間。見天象成文。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注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欲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太平。手緘之。題曰。齋誠家紀之詩。藏其曾孫益如處。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曆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宋書五行志。紹熙四年十月乙未。天有黃赤色。占曰。是爲天變色。先赤後黃。近黃赤祥也。賢奕編。永新水牕劉先生。宋末將赴省試。夜忽見天若有崩裂狀。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遂反歸。道遇神卒。挾一策。問所如。卒曰。吾奉上帝命。攝諸應死者。出手冊示之。冊首卽先生名。下注三刀下死。神卒曰。吾視若爲善士。爲若改下爲不。遂去。無迹。先生自是避山中。一日。往邑城。遇元兵。猝至。死者狼藉道路。先生乃伏匿亂屍中。被賊斫三刀。幸未斷脛。得善藥。越夕始蘇。人咸謂天活焉。

癸辛雜識。咸淳癸酉十月。李祥甫庭芝。自江陵被召至京口。一日午後。忽見天裂。見其中軍馬旗幟甚衆。始紅旗。繼而皆黑旗。凡一茶頃。乃合。見者甚衆。

西樵野記。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欲雨者然。俄聞空中闐然有

聲約二刻乃止。識者以爲天愁。

山西通志。萬曆三十五年春。潞安武鄉天鼓鳴。九月平陽東南天開。光芒灼閃。占主天羅地網。兵事之象。

綏寇紀略。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全陝天赤如血。巳時漸黃。日始出。

日

淮南子本經訓。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獮。獮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獮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獮。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

金匱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

博物志。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疾歸殷。

續博物志。老君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有娠七十二歲而生于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長一十二尺。

史記封禪書。文帝時。新垣平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

年。

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鴛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達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晉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焉。

隋唐嘉話。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旣。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

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尙。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髮。

酉陽雜俎。代宗卽位日。卿雲見。黃氣抱日。

雲南通志。唐時。楊都師創汧河東羅峯寺。寺前有田四十畝。每栽秧約三日。傭者戲師曰。若能繫日當爲畢栽。師默念咒。田栽旣而日方暝。傭歸始知已歷二晝矣。

宋史。苗訓傳。訓。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爲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從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太祖爲六師推戴。訓皆預白其事。旣受禪。擢爲翰林天文。

湘山野錄。祥符四年。駕幸汾陰。起僊師。駐蹕永安。天文院測驗。渾儀。杜貽範奏。卯時二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爲黃耳。又變紫氣。巳時後輝氣復生。

鐵圍山叢談。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始講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禮。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是日方樂作行事。而日爲之重輪也。

雲麓漫抄。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冰面。色淡。而日中有二人。一南

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上下甚速。至日中光彩射天。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餘不見。是年十二月。逆亮送死于淮南。悟黑人爲亮云。

癸辛雜識。范元章聞之本心翁。謂曾見錢浩達可云。戊子十月內。早出郭。日初出。略無精光。其形如瓠。旣而變方。乃就圓。殊不可曉也。

癸辛雜識。楊州趙都統舟至東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于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大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

費耳集。庚寅年。余承浦江三月間。近午日色略覺昏。意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皆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如此日不移影。至西方動。是年有繆春武庫之變。余嘗在方冊間。或書此怪異。終未便信。豈謂身自見之。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上嘗問良弼。每日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日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旣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

樂郊私語。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黃。若有霾霧。市中喧言。天有兩日。予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視。眩然若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開。開而復合者。凡數千百。

遍回視窗隙。壁竇皆成兩圓形。若重黃卵。亦復開合不常。此數十年來。目所未覩之異也。發書占之。李淳風曰。日不可有兩。風霾日無光。占爲上刑急。人不樂生。天日變色。有軍急。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嗟嗟。今豈其時乎。

異域志。沙彌茶國。向無人至者。祖葛尼曾到。因立文字。其國係日西沒之地。至晚日入。聲若雷霆。國王每於城上。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日聲。不然。則小兒驚死。

明通紀。胡深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深率兵擊之。破其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深突陣與定決戰。馬蹶被執。爲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

月

三餘帖。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復爲夫婦如初。今言月中有嫦娥。大謬。蓋月中自有主者。乃結璘。非嫦娥也。

西域記。婆泥斯國有三獸塔。劫初有狐、猿、兔，異類相悅。時天帝釋化一老夫，詣三獸求食。於是狐銜鯉，猿採果，俱來。惟兔空還，自傷卑劣，乃投火充餐。時老夫收取，燂兔，嘆謂狐猿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咸言月中之兔，因斯而有。

珍珠船。君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被蓑帶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月中人乃帶甲仗矛耳。果如其言。

晉書苻生載紀。苻生壽光三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迄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是夜清河王苻法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率麾下繼進，引生置於別室，廢而殺之。

晉書戴洋傳。祖約表洋爲下邑長。咸和初，月暈，左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

隋志。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光見。占曰：月晝光有隱謀，國雄逃。又云：月晝明，姦邪並作。擅君之朝，其後侯景篡殺，皆國亂亡君大喪更政之應也。

北魏正始二年九月癸未。月蝕。十一月丙子。月暈珥。有虹。有背。按天象志。月在昴十五分。蝕十占曰。饑。四年九月。司州民饑。開倉賑恤。十一月丙子。月暈。東西兩珥。內赤。外青。東有白虹。長二丈許。西有白虹。長一匹。北有虹。長一丈餘。外赤。內青。黃。虹北有背。外赤。內青。黃。隋高祖仁壽四年四月庚午。有星入於月中。天文志占曰。有大喪。有大兵。有亡國。有破軍。殺將。甲辰。上疾甚。丁未。宮車晏駕。漢王諒反。楊素討平之。

酉陽雜俎。翟天師。名乾祐。陝中人。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唐中宗嗣聖年間。月過望。不虧。按志。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年。年月不詳

馬令南唐書。先主書。昇元三年夏四月。上辛。始郊祀于圓丘。大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

近異錄。宋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見其團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爲上瑞。其地當十歲大稔。其冬不雪。明春無雨。民極以爲憂。下詔。惻怛懇祈。中夏雨足。繼此必有望也。

近異錄。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以暑月不寐。啟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歎曰。大

好月色。俄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燦然。而是夕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

湧幢小品。紹定間。舒岳祥讀書館中。中秋月色皎然。聞瓦上聲如撒菔。甚怪之。其祖拙齋啟門視之。乃曰。此月中桂子也。我嘗得之天台山中。呼童子就西庭中拾得二升。大如豫章子。無皮。色白如玉。有紋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芝麻氣味。囊之雜菊花作枕。清芬襲人。其收拾不盡。散落輒隙者。旬輒出樹子。葉柔長。經冬猶秀。尋徙植盆中。久之失其所在。後山談叢。中秋陰暗。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蕎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麥得月而秀。世兔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

瑯嬛記。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輪周圍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非日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覩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時八月十五日也。

瑯嬛記。張牧過點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視之。則有綠樹陰。陰下有一女子。坐繩牀。觀白兔搗藥。兔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鬢髻。或微笑。意其爲嫦娥也。一夕。召客看月。出以視之。忽躍入空中。明于月。不知所之。

快雪堂漫錄。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歲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親語陳季象。爲余述之。

星辰

竹書紀年。洪水既平。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修壇場於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

雲笈七籤。北斗九星。七見二隱。漢相國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

獨異志。後漢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繩。繞聖公。明日爲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亦繞星之象。

豫章列士傳。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出。叔達仰首曰。王者象星。今宮中宿策馬星不出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子卒。遂止。

晉書五行志。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滅。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晉書戴洋傳。揚州刺史嘗問吉凶于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

石季龍載記。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人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

沈攸之傳。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見

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政值太白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心不反。及後舉兵。到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同逆丁珍、東孫、同裴、茂仲、武宗儼之。並伏誅。

陳書周文育傳。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俄而文育見殺。

魏書張淵傳。容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卽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馬。俄而赦至。時人重之。

李泌傳。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

酉陽雜俎。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

室內。徙大瓮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儘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瓮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寸。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元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見。莫若大赦天下。元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江南野錄。嗣主如南都。旣數日。詰日。殿庭忽見殘獐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往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值日。故爾。嗣主嘆曰。真鴻儒也。

丁晉公談錄。真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大星落於馬前。迸裂有聲。真宗回東宮。驚懼。時召司天監。明天之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太宗晏駕。

黑客揮犀。有小兒夜戲溪旁。見星墜。視之。得一石。圓如鷄卵。因攜以歸。是夕。其家大火。明

日棄於道上。爲一士人所得。經數夕。又火。遂還棄溪中。夜將半。復化爲流星而去。聞見後錄。長安乾明寺。唐太廟也。庭中有星隕石。狀如伏牛。有手迹四。足迹二。如印泥然。故老云。武氏革命日隕。又興平一道觀中。有星隕石。如半柱。滿其上。皆繫痕。豈果繫于空中邪。殆不可知也。旁有石。記西晉時隕。

天中記。嘉祐八年冬十一月。京師有道人。遊下於市。莫知所從來。貌體古怪。不與常類。飲酒無算。未嘗覺醉。都人士異之。相與諠傳。好事者潛圖其狀。後近侍達帝。引見。賜酒一石。飲及七斗。次日。司天台奏。壽星臨帝座。忽失道人所在。仁宗嘉歎久之。

楮記室。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爲赤犬。其下有軍覆境。

正氣紀景清傳。清爲御史大夫。燕兵入京。清欲爲圖度而計畫。無奈。乃詭自歸附。恆伏利劍于衣絛中。伺間發之。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色赤。及見清獨衣緋。上心動。命搜之。得匕首于懷。詰之。清知事不成。遂奮身直立。張目自鳴曰。吾之所以不死者。欲爲故主報讎耳。今爲此不成。天也。厲聲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前。噴御袍。聲徹廷陛。舉朝臣震恐。乃命醢其肉。以草實皮。按文曲無犯帝座理恐係客星犯帝座耳

濯纓亭筆記。正德初。彗星掃文昌台。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遂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白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台諫無不被其禍。

天河

列子殷湯篇。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拾遺記。屈原以忠見斥。隱于湘。披葳蕤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于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

集林。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

搜神記。謝端少喪父母。爲鄰人所養。年十七。未婚。後感天。漢中白水素女。潛爲其炊。以備飲食。端後怪而潛候之。得見。言曰。天哀汝孤貧。恭順使我相爲。守舍。今既見。便去。留不可拾遺記。太初二年。大月氏貢雙頭鷄。四足一尾。帝置於甘泉故館。以餘鷄混之。得種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鷄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此鷄未至。月支國乃

飛於天漢。

幽明錄。晉宋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明開。有一老父。將小兒持箱自通。卽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

太平廣記。僧惠沿行兇。率常於闕處鑿井。深數丈。投以黃精數百斤。求人試服。觀其變化。乃飲姚坤。大醉投於井中。以礮石咽其井。坤及醒。無計躍出。但饑茹黃精而已。如此數日。夜忽有人於井中召坤姓名。謂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不少。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於冢。因上竅。乃窺天漢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奮飛。遂凝盼注神。忽然飛出。躡虛駕雲。登天漢。見仙官而禮之。君但能澄神泯慮。注盼元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飛出。雖竅之至微。無所礙矣。

風

博物志。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

漢書高祖本紀。漢王入彭城。項羽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擊漢軍睢水上。大破漢軍。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

董卓傳。李傕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注獻帝起居注。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杼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

三國魏志。管輅傳。輅至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幘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常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甲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注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神之形表。其道不足爲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爲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遐思幽。靈風可懼。

拾遺記。瀛洲時有香風。冷然而起。張袖受之。則歷紀不歇。

拾遺記。崑山有四面風。又有祛塵風。若衣服塵汗。風至吹衣則淨。

異苑。義熙中。劉毅鎮江州。爲盧循所敗。偏慄逾劇。及徙荊州。益復怏怏。嘗伸紙作書。約部將王亮儲兵作逆。忽風轉紙不得書。毅仰天大詬。風遂吹紙入空。須臾碎裂如飛。雪紛下。未幾高祖南討。毅敗擒斬。

唐書李密傳。李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將敗。鞏數有迴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爲晦。

集靈記。開元九年。江寧縣瓦棺寺閣。西南久傾。因風自正。

鳳池篇。盧攜夢人贈句曰。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初不解其言。後攜拜相。庭下古椿一株。雖狂風驟雨。不濕不搖。

三水小牘。白崖山之右有巨穴。如井。不知深淺。穴口四圍。津津如汗。間有氣出。騰空爲白雲。須臾風起。怒號如雷。里人見雲。卽知風起。散則風定。細則風小。盛則風猛。窺其穴。風雖小而民多瘴。開則風如故而瘴亦衰。

天下多有出風之處。名山大川皆有風穴。惟天門所出風可占。天門者。乾方也。戊亥同爲乾方。

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王姓錢。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鏐祖宙死。將葬。夜會大風。拔樹於野。詰旦。術者謂鏐父曰。此拔木之穴。是天啟也。宜以葬。已而撫鏐背曰。當貴此孫。

十國春秋。後蜀後主本紀。明德二年七月。閬州暴風。飄船上民屋。

遼史。王鼎傳。鼎宰縣時。憩於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列朝詩集。王越。字世昌。涪縣人。景泰二年進士。廷試日。旋風掣其卷。颺去。逾年。高麗貢使攜以上進。占者曰。此封侯萬里之徵也。天順中。以御史超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成化十六年。偕汪直。朱永出塞。大破賊於威寧海。封威寧伯。

明外史。黃紱傳。紱進左參政。按部崇慶。旋風起輿前。不得行。紱曰。此必有冤。吾當爲理。風遂散。至州。禱城隍。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爲巢。後臨巨塘。僧夜殺宿者。沈之塘下。分其資。且多藏婦女於窟中。紱發吏兵圍之。窮詰得其狀。誅僧。毀其寺。

交州記。風母。出九德縣。似猿。見人若慙。屈頸打死。得風還活。

四川志書。風洞山。治東五十里。洞深不可測。多惡風。每午輒大作。則飛沙蔽天。人馬皆辟。

易寒氣襲人。或觸之多橫死。否則喘息旬日始止。

朔方戈壁。以嘉峪關外爲巨。其徑長百二十里。平沙無垠。風色慘黯。其中一阜。名天生墩。恆有戍卒據守。至冬夏皆儲積水草。以備兵馬往來之用。先是岳威信公鍾琪。西征過此。疑是墩爲土山。飛沙日積。故沒其半。山爲發水之源。苟就其頂而深掘之。當有所見。以視儲蓄水料。其勞逸殊矣。因命步卒穿之。竭一日夜之力。至數十丈。在下兵卒。忽墮無跡。穴上人俯聽之。惟聞風聲雷吼而已。岳立命輟是役。問之幕師。僅據佛氏地風水火之說解之。可知盤旋大氣。翰運地中。陰陽生剋。歸諸造化。不能以爲異也。

雲

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晉書冉閔載記。閔在鄴。有黃雲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出。西南去。占者惡之。時慕容儁略地至冀州。閔帥騎拒之。與慕容恪相遇。戰敗。爲恪所擒。十六國春秋。後趙石勒建平四年。有赤黃雲如幕。長數十丈。其年勒死。大唐新語。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蓋

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乏之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敕編入史。

寶記。唐開元中。李氏者。爲尼。號曰眞如。天寶元年七月七日。忽於寺庭見五色雲墜。跡之一囊。中有五物。乃寶玉也。眞如獻於朝。

廣東通志。宋太平興國間。龍川義城鄉民樵於山。於雲間拾得青石一片。疑可爲硯。俄視其上有字云。浮丘頂上彩雲籠。探花引出狀元公。至天聖初。果有彩雲。時籠霍山浮丘之頂。羅孟郊曾楷同登天聖八年王拱辰榜進士。而孟郊以探花及第。山靈示讖。如符驗焉。清涼山志。張無盡戊辰六月二十七日至清涼山。抵金閣。日將夕。南臺之側有白雲綿密如敷白氈。僧省奇曰。此祥雲也。集衆僧禮誦。見金橋及金色相輪。輪內深絳青色。旣暝。有霞光三道直起。亙天。

春風堂隨筆。宋謝肇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嘗有五色雲氣。如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斲之。得佳石。有白文。繞兩螭。宛轉如二龍。旣發爲硯。而雲氣不復見矣。

金史太祖本紀。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爲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

日。太祖生。

下黃私記。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惟吳媪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色綵雲。如手掌大。駐於女前。衆皆恐。女徑吸食之。味甚香美。明日梳頭。窺鏡。面色豔冶。彈琴讀書。不學而能。媪喜甚。改名爲綵雲。

列朝詩集。臞仙每月令人往廬山之巔。囊雲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障以簾幕。每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裊動。如在巖洞。昔陶弘景往山中。聚雲袖內。遇客趣放之。爲贈臞仙風致。不減弘景也。周憲王有送雪詩。臞仙囊雲。憲王送雪。此宗藩中佳話。可屬對也。

弇州史料。都督馮勝攻某城。劉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卽賊伏也。勿輕動。月中昃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爲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

雲南通志。望夫雲。相傳昔有人素貧困。遇蒼山神。授以異術。忽生肉翅。能飛。一日。至南詔宮。攝其女入玉局峯。爲夫婦。凡飲食皆能致之。後問女安否。女云。太寒耳。其人聞河東高

僧有七寶袈裟。飛取而還。僧覺以法力制之。遂溺水中。女望不至。憂鬱以死。其精氣化爲雲。倏起倏落。若探望之狀。此雲一出。洱河中卽有雲應之。颶風旋起。舟遇卽覆。人戒停泊。俗又呼爲無渡雲。

霧

雲笈七籤。元女傳。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於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元狐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元女降焉。

黃帝元女戰法。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黃帝歸於太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元女也。子欲何問。黃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遂得戰法焉。

漢書匈奴傳。漢高祖至平城。匈奴圍上七日。天大霧。漢使人還往。匈奴不覺。後得免平城之難。

雲笈七籤。張微子者。漢昭帝大匠張慶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在太元司命華陽含真臺。師東華玉妃。受服霧氣之道。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金石盈氣。久

服之能散形入空。與雲霧合體。微子修之。得其仙道也。

後漢書張楷傳。楷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籍。作尙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

安成記。縣人有謝廩者。行田歸路中。忽遇雲霧。霧中有人乘龜而行。廩知神人也。拜請求隨去。父曰。汝無仙骨。不得去也。

博物志。王爾、張衡、馬均。昔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物類相感志。張魯有女。曾浣衣於山下。白霧蒙其身。遂妊。恥之。自裁。臨死。謂婢曰。死後破吾腹。依言破得龍子一雙。遂入漢水。殞於山。其龍子後遊墓前。有溪跡之感應。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愍帝卽位。建元元年正月。黑霧四塞。人如黑。五日而止。

宋書元嘉起居注。盱眙民王彭先丁母艱。居喪至孝。元嘉之始。父又喪亡。彭兄弟二人。土工未就。鄉人助彭作輓。輓事須水濟。值天旱。穿井盡力。不得水。彭號窮無計。一日。天霧霧消。之後於輓窻前。自然水生。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卽皇帝位於南郊。柴燎告天。先是霧霧晝晦。冥。至於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道焉。

唐書王義方傳。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酺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旣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陸游南唐書元宗紀。交泰元年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置進奏邸於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於太廟。告廟之日。金陵大霧。通夕不解。

五代史楚世家。馬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強。患之。常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恠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老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

南墅閒居錄。蘇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云。有一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蜂。觸網相盤。久之。俱墮地。起視之。已化爲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賣數輩。視書生。愕眙。揖曰。願見神珠。笑而辭之。書生戲以帶中石示之。羣買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爲苦。有此珠。卽霧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耳。

癸辛雜識。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黃霧四塞。天雨塵土。人人鼻皆辛酸。几案瓦壠間如篩灰。相去丈餘。不可相視。日輪如未磨鏡。翳翳無光彩。凡兩日夜。是夜二鼓。望仙橋東。牛羊司前。居民馮家失火。其勢可畏。凡數路。分火沿燒。至初七日。勢益盛。而塵霧益甚。昏翳慘淡。雖火光烟氣。皆無所視。直至午刻方息。南至太廟牆。北至太平坊南街。東至新門西。至舊祕書省前。東南至小堰門。吳家府。西南至宗正司。吳山上嶽廟皮場。星宿閣。伍相公廟。東北至通和坊。西北至舊十三灣。開元宮門樓。所燒踰萬家。至今恰一甲子矣。客云。漢成帝建始元年。後周宣帝。陳後主。禎明中。皆有黃霧之變。未及考也。

金史完顏合達傳。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北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北兵遣三千騎趨河上。已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陝。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回入陽翟。既行。北兵卽襲之。且行且戰。北兵傷折。

亦多。恆山一軍爲突騎三千所衝。軍殊死鬪。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兩省命收軍。少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馬滿中矣。

元史董搏霄傳。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

虹霓

拾遺記。春皇者。庖羲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卽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羲。

吳志諸葛恪傳。恪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舡。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駐車宮門。孫峻伏兵帷中。恪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

東甌後記。故越王無諸舊宮。上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人。越人夏世隆。高尙不仕。常之故宮。因雨霽。欲暮。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爲男子。著黃赤紫之間衣。而入樹。良久不出。世隆怪異。乃命鄰之年少十數人。往視之。見男子爲大赤蛇盤遶。衆懼不敢逼。而少年

遙擲瓦礫。聞樹中有聲極異。如婦人之哭。須臾。雲霧不相見。又聞隱隱如遠雷之響。俄有一彩龍與赤鵠飛去。及曉。世隆往觀。見樹中紫蛇皮。及五色蛟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樹焚蕩盡。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

搜神記。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

搜神後記。廬陵巴丘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婦秦。獨在家。常有一丈夫。長丈餘。儀容端正。著絳碧袍。采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間。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數年。比鄰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著甕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卽與絳囊以裹之。令可時出與乳。於是風雨暝晦。鄰人見虹下其庭。化爲丈夫。復少時。將兒去。亦風雨暝晦。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母。後秦適田。見二虹於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我。無所畏也。從此乃絕。

異苑。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臥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

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不見。

異苑。太原溫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漢。

述異記。張駿薨。子重華嗣立。石虎遣將軍王擢攻廣武。重華遣宋輯率衆拒之。濟河。次於金城。將決大戰。乃有黑虹下於營中。

窮怪錄。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爲女子。年十六七。異之。問不言。乃告浦津戍將宇文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宮。幸未央宮視之。見其容貌姝美。問云。我天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擁抱。聲如鐘磬。化爲虹而上天。

南部新書。永貞二年三月。有彩虹入潤州大將軍張子良宅。初入漿甕。飲水盡。復入井。飲之。後子良拜金吾。尋歷方鎮。

祥驗集。韋臯鎮蜀。與賓客飲。忽虹霓自空而下。垂首於筵。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驢。霏然若晴霞狀。久而方去。旬餘。就拜中書令。

稽神錄。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數十丈。環廳事而立。行三周而滅。

占者曰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頃之其國太后殂。發喪於此堂。

鑑戒錄。侯弘實。蒲坂人。年方十三四。嘗寐於簷下。天將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於弘實之口。其母見不敢驚焉。良久。虹自天沒於弘實之口。不復出。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默喜其必貴。後數月。有蜀僧詣門相之。謂其母曰。此霓龍也。但離去鄉井。近江海宦者。方有顯榮。弘實後爲將領。二府二鎮皆近大江。

唐國史補。南海人言海風四面而至。名曰颶風。颶風將至。則多虹霓。名曰颶母。然三十五年始一見。

灑水燕談錄。皇祐二年。陳珙知邕州。冬至日。珙且坐廳事。僚吏方集。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龍鬪於城南江中。馳逐往來久之。水瀑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詩貽楊敞。請爲備云。虹頭穿府署。龍角陷城門。

見聞錄。劉公諱綱。字文紀。行野中。值橫石爲虹。馬驚不度。公諦視之。乃狄梁公碑。范文正公所撰者也。卽起覽之。爲建祠焉。

雷電

韓詩外傳。海上有勇士曰菑丘。訴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淵。飲馬。馬沈。訴去朝服。拔劍而入。

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公。隨而擊之。眇其左目。

列女傳。漢河南李叔卿。爲郡功曹。應孝廉。同輩疾之。宣言曰。叔卿妻寡妹。以故不得應孝廉之目。叔卿遂閉門不出。妹悲憤。乃詣府門自經。叔卿亦自殺。以明無私。旣而家人葬之。後霹靂遂擊殺所疾者。以置叔卿之墓。所震之家。收葬其尸。葬畢。又發其家。

錄異記。唐開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互訟於臺省。制使不能斷。迨數年。辭理紛亂。終莫之決。於是州官焚香告於天地山川。以祈神應。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競之地。拓爲一逕。高千尺。深僅五里。因爲官道。壁中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廣數尺。雖約此爲界。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辯之曰。漳泉二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

酉陽雜俎。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

酉陽雜俎。李鄴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至晉祠宇下。夜半有人扣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

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卽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遍告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雲氣。如霧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覘其推案。

傳奇。唐元和有陳鸞鳳者。海康人也。負義氣。不畏鬼神。鄉黨咸呼爲後來周處。海康昔有雷公廟。邑人虔潔祭祀。禱祝旣淫。妖妄亦作。邑人每歲聞新雷日。記某甲子。一旬復值斯日。百工不敢動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應如響。時海康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大怒。曰。我之鄉。乃雷鄉也。爲神不福。況受人奠。醉如斯。稼穡旣焦。陂池已涸。牲牢饗盡。焉用廟爲。遂秉炬爇之。其風俗不得以黃魚蝨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鸞鳳持竹炭刀。於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將有所伺。果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鳳乃以刃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持短柄。剛石斧。流血注然。雲雨盡滅。鸞鳳知雷無神。遂馳赴家。告其血屬。曰。吾斷雷之股矣。請觀之。親愛愕駭。共往視之。果見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斷其頸。齧其肉。爲羣衆共執之。曰。霆是天上靈物。爾爲下界庸人。輒害雷公。必我一鄉受禍。衆捉衣袂。使鸞鳳奮擊不得。逡巡復有雲雷。哀其傷者。和

斷股而去。雖然。雲雨自午及酉。澗苗皆立矣。遂被長幼共斥之。不許還舍。於是持刀行二十里。詣舅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復持刀立於庭。雷終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來事。又爲逐出。復往僧室。亦爲霆震。焚爇如前。知無容身處。乃夜秉炬入於乳穴。嵌孔之處。後雷不復能震矣。三暝。然後返舍。自後海康每有旱。邑人卽醮金與鸞鳳。請依前調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雲雨滂沱。終不能震。如此二十餘年。俗號鸞鳳雨師。至大和中。刺史林緒知其事。召至州。詰其端倪。鸞鳳云。少壯之時。心如鐵石。鬼神雷電視之若無當者。願殺一身。請蘇萬姓。卽上元焉。能使雷鬼敢騁其凶臆也。遂獻其刀於緒。厚酬其直。西陽雜俎。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牕。樞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嚏氣。忽斗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嘉話錄。唐劉禹錫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日。霹靂遶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於是褌三衣於戶外。謂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龍之藏處也。

龍城錄。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忽至。暝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

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旁有六人。已捧書立矣。

嶺表錄異。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納雷鼓雷車。有以魚蔬肉同食者。立爲霆震。皆敬而憚之。每大雷雨後。多於野中得鱉。石謂之雷公黑叩之。鎗然光瑩如漆。又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辟驚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

宣室志。唐東陽郡。濱於浙江。有山周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遷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太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噉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迨曉方霽。人往視之。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遂無縈繞之患。

會昌解頤錄。唐史無畏。曹州人也。與張從真爲友。無畏止耕隴畝。衣食窘困。從真家富。乃謂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區。奉假千緡。貨易他日。但歸我本。無畏忻然。齎緡江淮。父子射利。不數歲。已富。從真繼遭焚蕪。及罹劫盜。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緡之報。可相濟。二三百乎。聞從真言。輒爲拒。扞報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真恨怨填臆。乃歸庭中。焚香泣淚。訊之言。辭慷慨。聞者戰慄。午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須臾。霍雨雷電。兼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爲牛。朱書腹下云。無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刺史圖其事而奉奏。

焉。

稽神錄。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既而米價稍賤。昌裔乃爲文禱神岡廟。祈更一月不雨。祠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朵。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書一紙。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墀。應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考。

稽神錄。庚申歲。番禺村女有老姥。與之餉田。忽雲雨晦冥。及霽。反失其女。姥號哭。乃求訪諸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腆。其女盛服至。而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見得耶。曰。不可得。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可見矣。

錄異記。洛京天津橋有儒生。逢二老言語。風骨甚異。潛聽之。云。明日午時。於寺中鬪疾速。一人曰。公欲如何。一人曰。吾一聲。令寺內聽講。驢馬盡結尾。一人曰。吾一聲。令十丈幡竿。盡爲算子。仍十枚爲一積。儒生乃與一二密友。於時候之。至午。果雷雨霹靂一聲。客走出。視驢馬數百匹。盡結尾。一聲。幡竿在廊下爲算子。十枚一積。

南唐陸昭符傳昭符初名匡符保大中官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
遶案吏卒皆震仆匡符撫案叱之雷電頓止及舉案幃得鐵索重數百斤匡符亦不變志
徐命舉索貯庫中。

九國志吳柴再用爲廣州一日大震雷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危坐不動俄見有襦袴四
人昇再用坐敗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折有龍出。

南燼錄章惇徽宗時貶雷州司戶卒後欽宗北狩至檀州雷擊民間一男子背上朱書賊
臣章惇。

湖廣通志紹興初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年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背若符篆然識者讀
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娼今生滅形凡十二字襄陽道人黎大方嘗見之。

異聞總錄宋寧宗時新塗縣有雷擊物爲產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鄒巫能誦解咒有神請
曰爲誦解穢咒千遍當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用
鞭畫空雨止畫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留殺鴨爲餐時女曬菱
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曰雨雷無損於菱須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
由是遠近之人招之祈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餘卒鞭印亦亡令鄉人祀之於玉

笥山承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輟耕錄。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餘。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陡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卽青唐之讖與。

杭州府志。明洪武己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一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嘉靖十四年六月。雷擊徐氏園中。棗木樹。中書右衛王通所五字。餘漶漫不可讀。

四川總志。敘州府范珠。字介庵。成化丙辰進士。浙江道御史。嘉靖初議大禮。諸臣廷諫。欲刑以錫蛇。珠解衣裸體。自糾錫蛇。諫曰。陛下若納臣言。則天下治。不納臣言。則天下亂。上怒。欲加刑。忽風雨暴至。雷擊錫蛇。獲免。

茅亭客話。世傳乖龍者。苦於行雨。而多方竄匿。藏人身中。或在古木楹柱之內。及樓閣鸞翼中。須爲雷神捕之。若在曠野無處逃避。卽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爲此物所累。遭雷震死。

物類相感志。蜈蚣能嗅龍腥。深山大柘中。多生此蟲。天將雨。雲穿拂而度。其蟲成羣。爭就木最高處。拏空欲透奮狀。蓋是聞龍腥氣耳。往往霹靂大柘樹顛倒。蓋龍惡蛆耳。凡大屋有震。或因此。今大樹震倒。必有蛆爲火燒死也。

雨

搜神記。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泰山之女。嫁爲西海婦。欲歸灌壇令當道。有德廢吾行。吾行必有大風疾雨。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

東觀漢記。百里嵩。字景山。爲徐州刺史。境遭旱。出巡處。甘雨輒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三縣父老訴曰。人等是公百姓。獨不邀降。乃迴赴之。雨隨車而下。

述異記。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而至於君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

陝西通志。法慧。關中人。晉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齎繩牀。自隨。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後。征西庾恭鎮。襄陽。收而刑之。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

渰沒多有死者。

晉書苻堅載記。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次於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連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潁陽。遣軍連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於鸛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時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

南史虞荔傳。荔弟寄。少聰敏。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

舊唐書五行志。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時駕車者苦甚。汚街中。言曰。宰相不能調陰陽。致茲恆雨。令我汚行。會中書令楊再思過。謂之曰。於理則然。亦卿牛劣耳。唐書顏真卿傳。真卿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

郡人呼爲御史雨。

劉仲達鴻書致虛閣雜俎云。唐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宮人各以椀杓承之。染衣裾。

雲南通志。唐天寶間。崇聖寺僧募造大士像。未就。夜驟雨。旦起視之。溝澮皆流銅屑。卽用鼓鑄立像。高二十四尺。如吳道子所畫細腰。跣足。像成。白光彌覆。三日夜。至今春夏之際。時時放光。

雲南通志。昔李某耕田。得一銅佛像。僅徑寸。沉之水中。立雨。炙之。則晴。雖值陰雨。其家常曬麥。世傳銅像爲贊陀所遺。

雲南通志。寧伯妃有廟在劍川。其神傳爲慈善最靈異。舊稱祠前有池。妃出浴。土人見之。妃曰。勿洩。授術異術。唯所欲。曰。願得呼風雨。妃授以杖。遂得祈禱之術。能令隔垣不雨。四朝寶訓。大中初。京師嘗淫雨。涉月。將害棗盛。分命禱告。百無一應。宣宗一日在內殿。顧左右執鑪降階。踐泥焚香。仰觀。若自責者。久之。御眼沾濕。感動左右。旋踵而急雨。止。翌日而凝陰開。比秋而大有年。

懶真子。佛果禪師。用懃極善禪。纏纏可聽。嘗云。閩浮提雨清淨水。具諸天相。方時大旱。雨

時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實害人命。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得時。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膳也。但名不同。其實一也。坐客云。經中所言。皆譬喻也。豈有雨寶珠等事乎。僕曰。不然。雨金。雨血。雨土。皆班班載於前史。何況六合外事。其有無不可懸料也。坐客咸以爲然。其上因緣。出華嚴經第十五卷。

眞臘風土記。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下。淡水洋中水痕。可七八丈。巨樹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中僅可通小舟。深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

元史王庸傳。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且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濡濕。咸歎異而去。

見聞搜玉。淮安壩上一婦人。以賣奸爲生。計其女將及笄。恐出嫁則失利矣。乃召徽商先汚之。女知母意不良。且不可違也。結之曰。妾當終身侍奉汝。可歸寓一點檢。恐有乘機竊取者。商信之。比出門。卽自刎。商見而驚之。忙奔回。及旦。其母恐壻家之索女也。詐病死。入殮了無覺之者。天爲淫雨連月。官司百禱不止。埋刑曰。凡爲善而不得其死。必有所以致

之者。東海殺孝婦而三年旱。安知今日無類此者也。宜速出令。但爲旌善。不記其他。撫院乃懸榜招之。其母以實報。撫院率諸司往拜其墓。天卽轟然大雷。日出而雨止。卽以上聞。乃封其墓而立嗣焉。

庚溪詩話。舊傳有太守因旱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甚應。作一絕云。祈雨精神尙未通。浮雲開闔有無中。龍潭恐我羞歸去。略灑些些表不空。因寫詩投潭中。繼卽大雨。隨足。輟耕錄。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鮓。答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光緒丁丑春。曾忠襄公國荃撫山西。時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督某懼生變。稱疾引去。忠襄之官。徒步祈雨。逾月不應。麥枯。豆不可種。民餓死者百萬計。忠襄憂甚。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自知縣以上。紳白廩生以上。皆集玉皇閣祈雨。且日衆至。則闔門積薪。草火藥於庭。忠襄爲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極。無人則天地亦虛。今山西之民將盡。而天不赦。誠吏不良。所由致譴。吏三日不雨。事無可爲。請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甦此殘黎。

祝已。與衆跪薪上。兩日夜不食飲不眠。戊辰旦初日將出。油雲敷舒。衆方瞻候。見雲際神龍蜿蜒鱗鬣隱現。灼若電光。龍尾黑雲如帶。方共驚愕。雲漸合。日漸晦。雷隱遠空。須臾大雨滂沱。至己巳乃止。民大懽。焚香鼓吹迎忠襄歸。

露

拾遺記。高辛氏時。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於廚也。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減。隨帝世之污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滅於陶唐之庭。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羣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於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於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爲小溪。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之堂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八鴻者。八方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縈帶者矣。

拾遺記。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爲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駑蹇之驢耳。臣有吉雲草十種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臣走請刈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饑也。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全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之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味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朔東走。至夕而返。得元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羣臣。羣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露。董謁。李克益。孟岐。郭瓊。黃安也。

誠齋雜記。吳郡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五縣。流被山林。膏草木。時人歌之。梁書昭明太子傳。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於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續博物志。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

露汁如朱也。

茅亭客話。聖宋戊申歲。帝奉元符。禮行秦嶽。是時雨露之恩。徧加率土。應天下悉賜大酺。其年冬十月。知州樞密直學士任公中正。於衙南樓前。盛張妓樂雜戲。以宴耆老。遵詔旨也。大酺之盛。蜀民雖眉龐齒齟。未曾見之。可謂榮觀爾。歡呼之聲。傾動方隅。皆稱往歲兩陷盜賊。墮於塗炭。豈知今日。遇文明主。作太平民。得觀茲盛世耶。是歲冬十二月。甘露降於大聖慈寺。甘露寺。淨衆寺。金繩院。龍興觀。青羊宮。及衙廡內道院。凡八處。竹柏之上。自承天節。日至二十日。逐夜連綿不止。葉無大小。悉皆周徧。士庶扶老攜幼。奔馳於路。以盤盂承接。嘗飲之。甘如飴蜜。又里儒證瑞應圖曰。夫甘露之降。王者尊賢尙齒。則竹柏受之。聖人作爲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其是之謂乎。

甲申雜記。周仲元章作漕淮南。謂余曰。嘗爲衡陽宰。一日邑云。甘露降。視松竹間。光潔如珠。因取一枝。示劉貢父。貢父曰。速棄之。此陰陽之戾氣所成。其名爵。飴飲之。令人致疾。古人蓋有說焉。當求博識之君子。求甘露爵。飴之別。注建康實錄。陳末。覆舟山。及蔣山。松柏林。冬月常出木醴。後主以爲甘露之瑞。俗呼爲雀飴。

秋澗集。汲郡人元翰林學士王惲。母先亡。葬於沁曲。後十年。其父亦亡。將合窆焉。元堂既

關有二黃雀飛出已而毋樞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若寶幢瓔珞之狀且清香襲人移刻乃晞觀者莫不異之

在田錄張王基本舊治也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爲天膏

談淵翰林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莊一曰若有甘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喜白於鎬鎬味之慘然不憚子姪啟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餉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薨有八喪

山西通志太原府河曲縣甘露池在崞山神廟之左其池常燥歲旱民置瓶池中禱之瓶上露滴其味甘

霜

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王繫之獄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爲之下霜漢武內傳仙之上藥有元霜絳雪地鏡圖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

唐書西域傳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李道彥李大亮率兵擊慕容伏允次且末之西

伏允走。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凍冰。馬秣雪。

退朝錄。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爲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白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尙餘數幅。

夢溪筆談。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白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之。予亦自兩兒如此。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輩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七年。夏四月壬午。檀州隕黑霜二夕。

雪

漢書王莽傳。天鳳二年。大雪。關東尤深。甚者一丈。竹枝皆枯。

拾遺記。廣延之國。去燕七萬。在扶桑東。其地寒。盛夏之日。冰厚至丈。常雨青雪。冰霜之色。皆如紺碧。

晉書武帝本紀。太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是歲扶南等二十一國。馬韓等十一國。遣使

來獻。

北涼錄。酒泉南有銅駝山。言虜犯者有大雪。沮渠蒙遜使工取之。得綿數萬觔。梁邵陵王綸傳。綸將攻竟陵。魏遣楊忠侯幾。通攻破城。執綸不屈。通殺之。投於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迴數步。獨不霑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霏糝。唯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

酉陽雜俎。貞元二年。長安大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薰黑色。

韓仙傳。叔愈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元和十二年。丁酉。憲宗正旦朝賀。留宰相裴度。妻父林圭。及叔宴之。問曰。今歲豐儉若何。叔失對曰。儉。上曰。何以知之。叔曰。去冬無雪。故知儉。上曰。可禱乎。叔曰。人主至誠。熒惑失度。尙從之。况雪乎。時諷諫耳。不意憲宗出旨。遂的限於叔。三日。精禱致雪。叔大惶措。予喜曰。叔可度矣。時高第百餘。日肆雌黃。老氏之教。言必深惡。予遂出榜擔頭曰。賣風雲雨雪。市夫訝予妄。報叔。叔收予。予已異形。叔不能識。詰之曰。上以年歉。預禱雪。以示豐。汝何人耶。敢言賣乎。予鼓掌胡盧而笑曰。人以爲難。吾身中先天坎離。太極混合。乾坤尙可顛倒。况後天之雨雪乎。叔曰。汝可祈則爲我試。予曰。諾。索酒。

大醉。遂登壇。半日。靄雲漫野。寒氣侵骨。天光一合。六出立降。深可尺許。裴張諸公。大以爲異。叔謬曰。人君至誠。人臣至專。所爲耳。豈一道士之力耶。衆皆不服其論。予大笑而退。是日。拜刑部侍郎。宴賀。予謁之。始也。善待。旣而接待中。微語。勸以急流之說。叔大怒。叱予出。次日。復謁。則已重門鎖鑰。不可入矣。予飛空而入。至中霑而下。衆皆驚。叔曰。何來。予曰。上壽耳。叔曰。何貺。予曰。金蓮耳。遂索火一缶。予投以丹。少頃。蓮花大發。高可三尺。碧盤寶華。靡一不具。中一葉。自然成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叔視之曰。此何語也。予曰。公遭誅竄。可當驗之。叔大忌之。執予供。予立書供狀。予遂示以原形。百計喻之。終不就。予留詩於壁曰。我欲隨公去。千言固不從。藍關雪深處。來歲更相逢。叔覽之。揮泣而罷。十三年戊戌。叔進吏部侍郎。時鳳翔寺塔有佛指骨放光。上遣中使迎之。叔面諍之。上不聽。罷朝。次年骨至。上留禁中。二月。送諸寺。人皆大惑。叔表諫數百言。陳梁武帝故事。上怒。收欲誅之。宰相裴度。崔羣。林圭。爲言。乃貶潮之刺史。叔別家往官。經藍關。秦嶺。正值大雪。馬憊於道。從者二人皆遁去。叔獨無依。待死而已。予冒雪見之。叔號呼百狀。悲喜交集。始曰。子先言誠有驗矣。予迷耳。遂成完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盛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

骨瘴江邊

青瑣高議。柳宗元答韋中立師道書。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

述異記。曠州去玉門三千里。地寒多雪。著木石之上。皆融而甘。可以爲菓。

畫墁錄。臨江之上。一處當大山中。西望雪山。日晷如銀。其高無際。出衆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有獅子。人常見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記無憂城東北望隴山積雪如玉也。

癸辛雜識。西域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

江南地暖。上海居海濱。東鄰日出處。氣候尤和。每歲雪時。大小皆以寸計。咸豐辛酉十二月二十七八等日。大雪至三晝夜。深至四五尺。港斷行舟。路絕人跡。老屋茅舍。率多壓倒。時粵寇分股取川南。歇浦以東。皆爲兵窟。爲雪所阻。遂踞巢不出。於是難民乘機逃者數十萬。其被擄者。日服役。夜閉置樓上。時以雪地無聲。可免傷損。皆從窗中跳遁。因而得脫者。又不知凡幾。

光緒甲辰八月。李心衡至金川。見控卡一路積雪不斷。四望皓如玉山。初甚驚訝。後聞陳遊戎大剛言。歷夏日秋陽。照燦漸消。此特至薄時也。若自嚴冬至二三月。密雪層積。高及數丈。壓房屋且不見。乃驚人耳。李曰。駐防汛兵。何以得活耶。疑其言似欺人者。陳曰不然。他日子自知之。後李過懋功。時正月中旬也。初至山巔。一望無垠。輿馬逕度。若不知有城牆卡房也者。夫役等從他途就塘兵烤火。炊茶熟。請小憩。扶掖循路逕曲折入。如行小巷。坐塘房中。見房前雪高倍於屋。巉削似照牆。蓋汛兵日加鋤掃。開闢一線路。始得安作息。通行旅也。夾路雪牆。天光透澈如琉璃屏障。門關在望。往來行人不絕。惟輿馬不能過。直須屋上行耳。

青海有雪嶺。雪深盈丈。長里許。陰風如刀割膚。噤不能聲。人少。凍且死。人多。則冰凌水溜。下山陡絕處。泥滑失足。杳無蹤跡。雪花隨風飄洒。四時不辨陰晴。

京諺。雨木架。達官怕。蓋謂雪積林木。結冰如架也。相傳順治甲申春。曾有此異。明社以屋。光緒庚子春亦然。遂兆拳匪之亂。宣統庚戌冬。雪深數尺。都中居人又見此異。辛亥春。即患鼠疫。而滿洲蒙古雲南。又有強敵進兵。官民惶駭。漢書五行志。長老名木冰爲木介者。甲甲兵之象也。諺之木架。實木介之誤也。

雹

東觀漢記。韓稜字伯師。除爲下邳令。親事未期。吏民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稜縣界獨不雹。

後漢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書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人。令收養焉。名檀石槐。

魏書崔挺傳。挺除光州刺史。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

王崇傳。崇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

元中記。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有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常

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塞。柴則出焉。故號爲柴都。

太平廣記元初。嵩山有五六客。見一大蛇。長數丈。射殺之。時天色已陰。須臾雲霧大合。遠近晦冥。雨雹如瀉。飄風四捲。折木走石。雷雹激怒。山川震蕩。數人皆震死。

劇談錄。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王鐸令公爲南面都統。崔相國

豆盧相國同日策拜。宣麻之際。殿庭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雹。大如雞卵。時五月二十三

日。識者以爲鈞軸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於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三水小牘。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夏四月朔日。雲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

濃雲四塞。大風壞屋拔木。雨且雹。雹有如杯捲者。鳥獸盡殪。被於山澤中。至午方霽。觀行

潦之內。蝦蟹甚衆。明日。余抵洛城。自長夏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門之鷓鴣亦

失。余以爲非吉徵也。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迪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鴈門回掠東都南市。

焚長夏門而去。入蜀。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稽神錄。國初。楊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於佛寺。雨雹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下。

乃下一大雹於街中。其高廣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頃之雨止。則炎風赫日。經月。雹乃消

盡。

茅亭客話。大中祥符癸丑歲。龐永賢者。寓居廣都縣。夏四月。日將暮。烈風迅雷。發屋拔樹。雨雹繼之。達曉方息。詰朝詢諸行人。云。雹自縣東山橫布數十里。西南沿江而下。則更不知其遠邇也。雨雹過處。藩牆屋宇。林木大者。皆爲雹擊。雷拔之。牛馬犬豕。皆驚仆地。鳥鵲小禽。中者俱斃。時麥方實。無有子遺。有一村人云。某家。是夜。數雹穿屋而落。大如斗。盆甕鍋釜。皆爲擊破。其雹所至之處。樹木屋瓦。十不存二三焉。夫雹者。雨冰也。皆陰陽相脅而成。左傳曰。凡雹。冬之愆陽。夏之伏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此蓋下民當豐稔收成。便務奢侈。以至於服玩衣裝車馬屋宇。違越制度。撒棄五穀。曾無愛惜。上天垂誡。以懲之爾。

夢溪筆談。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豫告耶。

無錫縣志。洪武戊午夏四月。雨雹。橫山居人蕭天祐。在城中。三日後歸。啟其室。見階下有四石子。一白如玉。隱起竹葉紋。一深紅色。一淺紅色。皆如寶石有芒采。一最小者。鴉青色。王學士達。題其居曰天寶。

西墅雜記。嘉靖戊戌四月八日未刻。吳城風雷暴作。雨冰雹。其大如李。中有一眼。而四圍

皆紋。麥菜大戕其半。西南山一境。其大如斗。塗人不及抵室。有傷其頂。擗其耳而死者。余詰耆老云。自生平以來。未之見也。

煙

列仙傳。寧封子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掌火。能出五色煙。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隨煙上下。

拾遺記。岱輿山有員淵。孟冬水涸。有黃煙從地出。起數丈。煙色萬變。

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雕甕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爲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

拾遺記。員嶠山西有星池。出爛石。常浮於水。色紅質虛。似肺。燒之。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雲徧則成香雨。

雲笈七籤。青精之宮。有上華之室。室中有自然青氣。號曰返香之煙。逆風聞三千里。許邁別傳。邁少名暎。有道術。高平閭慶。就暎受業。慶方去。暎爲燒香。皆五色煙出。暎亦自去。莫知所在。

梁書張弘策傳。弘策恆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煙氣。體輒肅然。由此特敬高祖。

梁書高祖丁貴嬪傳。貴嬪諱令光。生於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爲名。述異記。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出五色煙。高數丈。傳云。昔人有縋入。得數斛空青。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二年夏四月戊辰。重雲殿東鸞尾。有紫煙屬天。法苑珠林。陳莊人武當山學道。所居有白煙。香氣聞徹。

宋史趙自然傳。秦州民家子。趙抱一。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自是不喜熟食。袁宏道越中雜記。玉京去五泄二十餘里。洞門空闊。初時若夏屋。少進。徑微仄。闔復如前。凡三四折。至一孔極小。非匍匐不能入。貼地而行。炬煙大作。眼淚如雨。偶思前輩有說。入洞爲煙薰殺者。心懼乃退出。

雲南通志。元江府石煙在他郎卜左村石坳中。通一竅。最深。有煙裊裊。四時不絕。居民以煙所指卜吉凶。

旱災

韓非子十過篇。晉平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聽之。師曠不得已。

而鼓之一奏。有雲從西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癰病。

漢書汝南先賢傳。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互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災旱。赤地千里。袁安拜楚郡太守。卽控轡而行。旣到。決獄事。人人具錄其辭狀。本非首謀。爲主所引。應時理遣。旬之中。活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霈。歲大稔。

後漢書費長房傳。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

周嘉傳。嘉從弟暢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陽。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

南史梁宗寶傳。安成康王秀。文帝第七子也。秀子推。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

獨異志。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勅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

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一院。既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啟。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沖天。

湖廣通志。唐黃明遠。睦州人。居澧州龍潭寺。善誦度人經。每晚。有一叟來。聽經畢。輒不見。一日。叟跪告曰。吾潢山潺水洞白龍也。有過見。責上帝。藉托宅西小池。一年矣。且夕荷君經功。令得解脫。復歸故洞。明年。當大旱。有符篆一道。以酬君德。言已。去。次年。果旱。遠設壇祀禱。持符篆往洞取水。歸得大雨。是夕。夢叟謂曰。今歲天旱。上帝勅閉江河溪洞。吾昨於官坡堰取水。以應君求。毋再瀆也。覺視堰果涸。

雲南通志。唐壽海。姓周氏。唐時。南詔三年。不雨。南詔王請天竺神僧白湖師禱之。雲佈無雨。師以竿撥雲。雨隨竿注。不能遍及。師曰。汝國必有聖人。盍往求之。或告南天祠有一僧。

時在內禮拜。王與師往詣。乃壽海也。師因請於海。願得雨救民。海曰。昔湯旱七年。以身代犧。六事自責。天乃雨。此人君有道。格天之驗。今王殺及無辜。天地閉鬱。不知悔罪。何從得雨。王乃悔懼。誓不虐民。已而果雨。

幸蜀記。王衍時。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肥遺見。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爲畢鬼。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鬼也。

談圃。神宗時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加黑。僧云。羅叉神災。劫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元史張養浩傳。養浩進翰林學士。不赴。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卽散其家之所有。與鄰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饑者。則賑之。死者。則葬之。道經華山。禱雨於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

湖廣通志。劉諒。景泰間。監生授鹽城令。歲旱。禱輒雨。雨不出境。有一村。雨不及。廉其故。得妻殺夫之寃。人尤異之。

明外史張昺傳。昺授鉛山知縣。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湯藥者。昺欲

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願嫁者跪之。曰節。願守者跪之。民傳四妻視不欲嫁。舅姑給受牒。令跪羞木下。曷判從之。視投後圃池中死。邑大旱。曷意有冤獄。齋宿神祠。夢婦人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及啟土。貌如生。曷哭之慟。曰殺婦者吾也。爲文以祭天。遂大雨。乃罪其舅姑。改葬焉。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所之國大旱。俗曰旱魃。一名格子。善行市朝衆中。遇之者投著廁中。乃死。旱災消。詩曰。旱魃爲虐。或曰。生捕得殺之。禍去福來。

可談。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歸。就乳。多瘁其母。俗呼爲旱魃。亦分男女。女魃竊其家物以出。男魃竊外物以歸。初虞世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致。而性不可馴狎。往往有忽權貴。每貴人求治病。必重誅求之。至於不可堪。其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常言黃孝於其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歸魯直。語朝士云。初和甫於余。正是一男旱魃。時坐中有厭苦和甫者。率爾對曰。到吾家便是女旱魃。

寒暑

漢書匈奴傳。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墜指。十二三。

王莽傳。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人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後漢書陳忠傳。季夏大暑。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誠。

晉中興書。桓元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不立。法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

魏書趙遐傳。遐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胸城。戎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胸山至於鄰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

綱目疑誤。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噶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噶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則其實通鑑誤之於前。

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尙六千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

册府元龜。後魏南安王禎。爲湘州刺史。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禎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禎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禎孫中山王熙。後爲湘州刺史。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後果兵敗而死焉。

西陽雜俎。天寶初。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勃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大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元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稍釋。衆屍亦不復見。

唐書吐渾傳。契丹與晉相距於河。白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

福建通志。大元庚寅季冬。長樂雨雪數寸。荔枝木皆凍死。遍山連野。彌望盡成枯。至後年春。始於舊根株漸抽芽蘖。又數年始復繁盛。是三百五十年間未有此寒也。

莘野纂聞。正德己巳冬十二月。吳中大雪凍死者塞塗。自胥門河以及震澤。水不流澌。或有事輒涉冰以行。偶從來者問湖海冰山之狀。或告曰。尙有木介焉。曰。何以言之。瀕海有樹。其水激而飛。集樹皆冰也。是之謂木介。識者以爲兵兆云。

西寧氣候。冬日最冷時。可至攝氏寒暑表零下二十度。夏日極熱時。華氏表不及九十度。常衣夾衣。甚或衣棉衣。青海沿邊一帶。每至夏秋。一晝夜而四氣皆備。晨衣棉。及午而易袷衣。午餘仍衣絮。入夜則可披毳裘。某君至柴達木。適在暑夏涼秋時。氣候忽變。其熱度高於西寧。夏時乾燥異常。日中蒸氣如釜。木葉自萎。貼麵餅於牆。曝而能熟。臨時可取食。隔宿則堅硬如石。牛羊肉不曝自乾。可醃爲熟脯。午後必衣紗葛。沙中熱至不能插足。不就林蔭。易致疾病。牲畜道斃者。一宿卽臭爛。故毒瘴特甚。往往百里無甘泉。必攜革囊木桶盛清水。調麵煑茶。有餘分飲馬匹。然七月卽雪。雪至必裘。晨起卽融。秋日溫度常較海東爲高。土人云。嚴冬始有積雪。極寒時。河水亦積堅冰。至來春方釋。夏多雹。冰塊大如桃。百卉爲之殞。或有黑霜。厚積如氈。則草木皆枯矣。

地理類

地

搜神記。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晉書戴洋傳。祖約表洋爲下邑長。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

荷堅載記。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

南史檀道濟傳。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

齊高帝本紀。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涌若浪。其地又響。昂復鑿之。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

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文堅白。字色乃黃。瑞應圖云。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

梁元帝本紀。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元之爲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州。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枝江楊之閣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卽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述異記。地生毛。京房以爲人勞之應。北齊武成河清中。徐州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尺。時北築長城。內築三臺。人苦勞役之應。

閩景宗本紀。先是太祖克福州。桃林村中。一夕地震。有聲如鳴鼓。數百面。比旦視之。禾稻皆倒。插上下。厥後奄有全閩之地。至是桃林復有鼓聲。禾稻亦倒。懸土下。不數日遇禍。而王氏隨滅。興亡之兆。如一轍焉。

宋史馬默傳。默爲監察御史。裏行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爲陰盛。慮爲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來侵。

睽車志。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闌丈餘。有狗自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

然。

程史。宣和六年春。都東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旣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爲之側席。

宋史列女傳。張氏。羅江人。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皆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旣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於其內。旁列熾火。問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旣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污辱。寧死筆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冤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李志寧疑其獄。夕具冠禱於天。俄假寢。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括異志當湖在今縣北五十里。南北十二里。東西六里。古老相傳。地初陷時。有婦人產一物。若蛟蜃狀。濯於水。遂陷一方。

癸辛雜識。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月二十四日。丙子夜正。中地大震。始如暴風。駕海潮之聲。自西南來。雞犬皆鳴。窗戶礫礫有聲。繼而屋瓦皆搖。勢若掀箕。余初聞是聲。大驚。以爲大寇至。懼甚。噤不敢出息。繼而覺悟。榻撼如乘舟。迎海潮。始悟爲地震也。遠近皆喧呼。或以爲火。凡兩茶頃。甫定。次日親朋皆相勞問。互言所聞。至十一月初九庚辰之辰時。又震。余向於庚子歲時。先子留富沙。曾經此變。乃晡時。杭霽則在二鼓後。此理不可曉。元史李忠傳。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圯。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明外史胡深傳。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父玉行。省員外郎。深穎拔。有智略。通經史百家。曉術數。元末兵亂。嘆曰。浙水東地。氣盡白。禍將及矣。

臨晉縣志。嘉靖三十五年六月。黑晝見。時有黑氣如疾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迷昏。或手足面膚被傷。卽出黃水。徧城驚擾。夜間鳴鑼擊鼓。各持兵刃。見人形。或彼此誤傷。亦無真跡。說者謂地震壓死強魂。理或然也。

陝西通志。王命。字子將。同州人。嘉靖乙酉。舉人。膽略過人。適秦地大震。同州城郭廬舍蕩然。壓者萬人。橫民倖生者。攘臂大呼。先劫庾糧。以嘗州守。守莫敢誰何。於是郊外劫殺四起。橫屍塞野。人人自危。命時家居。慨然曰。地維絕。人紀亂。在位者不能禁。我以不在其位。坐視之。古人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者。非耶。於是集壯士百餘人。申明約束。列隊捕盜。躬提劍躍馬以先之。遂擒械致州守前。守與衆搃殺之。四境帖然。

太平府志。荻港岸未崩之先。居民夜聞有聲。雜拉如車馬叢集者。已而又如官府勾稽公事。檢閱民籍者。然數日岸崩。死者甚衆。崩之夕。有監司宋之屏泊舟其下。夢神促之解纜。遂移舟西岸。不與其難。說者以爲陰德所感。又有一瞽者。善卜。寄寓城隍廟。垂數十年。自來不宿於家。一日早起。自占云。我今日二鼓水亭過宮。因具三物。回家禳之。至二更岸崩。瞽者與焉。

山

物類相感志。漢武帝時。未央宮殿前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君問東方朔。朔曰。銅者土之子。以類言之。母感而相應。山恐有崩者。故鐘先鳴。二日南郡太守上言山崩。帝大笑之。搜神記。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

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琅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邪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且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尙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蜺。蛄。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後漢書五行志。獻帝建安七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响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

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前趙錄。劉曜光初四年夏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罅西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勒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國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耳。曜憮然改容。

北史慕容紹宗傳。紹宗子三藏。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後遷廓州。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內縣男。

舊唐書五行志。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大風雨。雹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

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則天以爲休徵。名爲慶山。荊州人俞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贅疣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災。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

舊唐書五行志。武后永昌中。華州敷水店西南坡。白晝飛四五里。直抵赤水。其坡上樹木禾黍。宛然無損。

舊唐書五行志。元宗乾元二年六月。虢州閿鄉縣界黃河內女媧墓。天寶十三載。因天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今年六月一日夜。河濱人家聞風雨聲。曉見其墓踊出。上有雙柳樹。下有二巨石。二柳各長丈餘。郡守圖畫以聞。今號風陵堆。按文獻通考。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三水小牘。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嚔蛾。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怪石圍數畝。上擢三峰。皆十餘丈。森然肖秦華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襄丘陵。宸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爲吾立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官書祀典。

夢溪筆談。登州巨嶠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大小皆頽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上人皆以爲常。莫知所謂。

冊府元龜。周世宗顯德五年十二月丁丑朔。興州上言。醴陵縣玉仙觀山門中舊有田二萬餘頃。久爲山石閉塞。昨於七月十七日夜。有暴雷轟聞。其路復通。詔褒之。

宋書五行志。太宗雍熙三年。隋州福津縣常峽山圯。壅白江水逆流高十丈許。壞民田數百里。

宋書五行志。神宗熙寧五年九月丙寅。華州少華山前阜頭峰。越八盤嶺及谷摧。陷於石子坡。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踴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堤。崩至。陷居民六七社。凡數百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並山之民言。數年以來。峰上常有雲。每遇風雨。卽隱隱有聲。是夜初昏。略無風雨。山上忽霧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不及食頃。而山摧。又按聞見後錄。熙寧中。少華山崩。壓七村之人。不可勝計。先是穴居虎豹之屬。盡避去。人獨不知。遂罹禍。山以夜崩。聲震百里外。州距山才二十里。初不聞。其異如此。

老學庵筆記。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峰崩。峰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

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兩旁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始空行過也。

續夷堅志。宣和末。華山石子岡地震之後。東西易位。摧壓十八村。土人謂神物所移。爲立移山祠。蘭泉張吉甫賦弔之。明昌四年秋。渭南之間。一日晨起。居人忽聞數千人呼聲。望之。有雲如大幃幕。蔽空而過。少頃開霽。並山南原已移爲北原矣。孫通祥爲文記之。近天興癸巳。麥秋。恆山公治軍鄧之五朶山。置倉聖朶砦。以受軍租。臨大屋。已置二萬餘斛矣。有日寅卯間。人見西北有黑雲。低空而過。聲勢甚惡。迤漸墮澗上。倉屋隨亦崩潰。雲起而雨。雨後人奔視之。元是大石片。方廣數畝。自天而下。橫兩澗之間。麥倉崩。乃無一麥可尋。又一異也。

江南通志。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太湖中大貢小貢二山鬪。開合數次。共沈於水。起復鬪。踰時乃止。又湖口縣鐘山裂。

續文獻通考。明憲宗成化八年七月。陝西隴州大壺州北有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福建通志。明世宗嘉靖九年四月。長樂大常山鳴。漳浦四都有海嶼。三峰並列。其日忽沒於海。不見。頃之三山並爲一峰。屹立騰空。有樓臺巍煥之狀。變態不常。浮沈不一。如是者

凡三日。識者以爲蜃氣見云。

福建通志。明神宗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二十日。大金筆架山。突出一山。自巳至未。形體變幻不一。觀者圖之。

明狀元事略。茅瓚嘗讀書寶覺寺。借山巔舊屋居之。始至之夜。雷雨大作。崖崩數十丈。獨所居儼然無恙。

石

漢書五行志。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鑄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卽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與周子鼃同應。是歲石隕於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

漢書五行志。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

物類相感。志。冀南有石鼓。長二丈。廣厚略等。漢成帝時。有聲如雷。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內。時野雉皆鳴。民俗曰。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鄭躬作亂。

隋書五行志。周武帝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象。郡官令載回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絕繩而下。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敝。失衆心之應也。

創業起居注。太原獲青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遣使獻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徹。上方下銳。宛若龜形。神工器物。見者皆驚奇異。帝初不之信。乃令水清磨以驗之。所司沒經宿。久磨其字。愈更鮮明。於是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賜以萬吉。恭承休祉。須安萬方。孤以寡德。寧堪預此。既爲人下。不容以之。頒告。宜以少牢祝石。龜而爵送。龜人用彰休慶。

十國春秋吳高祖世家。天祐八年。洪州貢石於越王山下。昭仙觀前。長七八尺。圍三丈餘。節度使劉威命昇入觀中。七日內漸縮小。如數尺狀。已又長尺許。後只七寸。識者以爲活石。

陸游南唐書劉仁贍傳。保大中。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

太平清話。紹興元年。石工采石於馬鞍山。山摧。工壓焉。越三年六月。他工采石。聞其聲。相呼應。答如平生。報其家。鑿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飢如裂。俄頃。遂不語。化爲石。貌如平生。

宋書五行志。孝宗乾道二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縣石竹山大石白移。聲如雷。石方可九丈。所過成溪。才四尺。而山之木石如故。

閒窗括異志。陳山龍王廟。後有觀音殿。曩年。忽有兩石從半山鬪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滾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尙存。亦可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祠下。嘗賦詩於壁。以記其事。

異林弘治戊午。温州泰順縣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狀如箕。尾如帚。色雜粉紫。長數丈餘。無首。吼若沉雷。從東北去。修武縣東岳祠北。忽有黑氣。聲如雷。隱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溫黑石一枚。良久乃冷。

雲南通志。明武宗正德五年。金齒城西。石上開花。

鶴慶府志。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秋。玉屏山石竅內光澈如火。是年發科九人。今呼爲文星石。

庚己編。予家楓橋別業。港連河中。有奇石一方。長可四五尺。蓋塚墓間物。歲久爲怪。每至秋間。能自出行於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木商泊筏於港口。自其下過。木爲撐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覆麥舟。少時復自外入。木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爲變怪。

金臺紀聞。郟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魚。又平陽府候馬驛滄河兩岸。灰土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丈。皆石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齟齬然。關中之山數處亦爾。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飛浮石在黃河中。卽史所載之飛服山也。出沒不時。峯巒下垂。上平如几。山可三四里許。近河好事者。或棹舟敲取其石。爲玩品。竅皆空。能吸水。倒升。順治丁酉。出浮河。而不久而沒。

烏什萬山中有白石峯。皎然玉立。如淡妝美人。翹首有所盼。問之土人。曰。此秧哥塔什也。回語婦人曰。秧哥石曰塔什。相傳乾隆間。兆文毅公惠平西域時。有某部酋子。被俘入關。其妻思之。日佇立山頭。以望其返。後遂化爲石也。

凡石中有水者。俗謂之空青。乾隆時。伍拉納曾藏水晶空青。中有魚形。俗傳空青爲山膽。山谷有之。然考本草。空青生益州山中。弘農豫章間有之。他山則愈少矣。有白青綠青諸名目。能化銅鉛爲赤金。治目之聖藥也。腹中漿澗。埋土中七日。汁液重生者眞。或又謂空青多爲蛟龍所攬。以致人世罕觀。則齊東野人之語也。袁子才曾於貴人家見一石卵。內外瑩澈如水晶。中有漿汁隱隱流動。下蹲一白兔。躍躍欲飛。云是空青。此又別一種類矣。臨桂陳繼昌。初字哲臣。嘉慶癸酉以第一人舉於鄉。名守齋。古文叙字迨庚辰春。以夢更名繼昌。字蓮史。是科捷會狀。蓋三試皆元也。邑故因山爲城。東北曰伏波門。有山曰伏波。山下有洞。瀕江。曰還珠。明正德丁卯。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有石刻詩云。巖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峰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哲出。廟廊繼步策華勛。後注云。伏波巖。即還珠洞有石如柱。向離石二尺許。識云。巖石連出狀元。陳大魁之歲。石果將連。蓋滴乳積漸黏屬也。陳名與字之四字。見於包詩。後四句者。凡三。亦奇。其初應童子試。縣府院試亦皆第一。時謂之大小三元。

趙爾豐嗜石成癖。收藏極富。督師川邊時。曾於察木多附近淺渚中獲一石。溫潤縝密。迥異恆品。色深綠。白紋密布其上。屈曲適勁。有折服屈鐵之勢。攜歸置案頭水盂中。紋益顯。

諦視。則縱橫顛倒。悉成文字。且篆籀行草真楷。以及滿文番書。無體不備。趙大喜欲狂。因與幕僚研究之。得真草篆籀各體一百八十九字。滿文五字。番體書即梵文八字。鳥篆二獸篆一。共二百五字。後有人物十餘。眉目畢具。栩栩欲活。尤奇者。初視識一字。略一轉側。卽變化不測。或易體爲二三字。或五六字。甚有一字變至十餘字者。且點畫完整。可一望而知爲某某字。至筆力之蒼古樸厚。姿勢之跌宕秀逸。猶其餘事。寶之因著靈石記。以誌其事。並倩名手繪圖。遍徵題詠。

江寧雨花臺所產小石。五色斑斕。光緒時。將備學堂。學生余某。一日。雨後登臺。得一石。徑寸餘。白質瑩潔。如水晶。中有人影。作軍士荷槍狀。口鼻眉睫。及冠上徽章。皆可辨。余故貧。付之質庫。得四十金。已出非望。竟不贖也。又某校教員有江某者。曾得一石。上有紅日一輪。下爲兩雞相對。羽色畢具。冠距嶄然。質品瑩。映日益顯。乃以八金購得之。

南雁宕有動靜石二座。大如七架梁之屋。一動一靜。上下相壓。遊者臥石上。以足撐之。雖七八齡之童。能使離開尺許。轟然有聲。倘用手推。雖強有力者十餘人。不能動其毫末。廈門南普陀寺後有一巨石。其下貼地空一寸許。以繩或長竹枝就地掠過。中無所礙。然竭人力不能移動也。

水災

後漢書任文公傳。文公爲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悅生隨抄。東坡言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尙書故實。牛相公僧儒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綦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逐。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茅亭客話。開寶五年壬申。秋八月初。成都大雨。岷山暴漲。永康軍大堰將壞。水入府江。知軍薛舍人文寶與百姓憂懼。但見驚波怒濤。聲如雷吼。中流有一巨材。隨駭浪而下。近而觀之。乃一大蛇耳。舉頭橫身。截於堰上。至其夜。聞堰上呼噪之聲。列炬縱橫。雖大風暴雨。其影不滅。平旦。廣濟王李公祠內。旗幟皆濡濕。堰上唯見一面沙堤。堰水入新津江口。時

嘉眉州漂溺至甚。而府江不溢。初李冰自秦時代張爲蜀守。實有道之士也。蜀困水難。至於舊竈生蛙。人罹墊溺。且久矣。公以道德役使鬼神。擒捕水怪。因是壅止泛浪。鑿山離堆。關沫水於南北。爲二江。灌溉彭漢蜀之三郡。沃田億萬頃。仍作三石人。以誓江水。曰。俾後萬祀。水之盈縮。竭不至足。盛不沒肩。又作石犀五所。以厭水物。於是蜀爲陸海。無水潦之虞。萬井富貴。功德不泯。至今賴之。咸云。理水之功。可與禹偕也。不有是績。民其魚乎。每臨江滸。皆立祠宇焉。

宋史張守約傳。守約爲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堤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壩。禱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爲沙磧。

聞見錄。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師大雨。午日水暴至。諸壁門皆塞。以土汴流漲溢。宮廟危甚。宰執廬於天漢橋上。一餅師家早起。見有蛟螭伏於戶外。每自蔽其面。若羞怖狀。萬人聚觀之。道士林靈素方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殺之。四郊如江河。不知其從出。識者已知爲兵象矣。林靈素專毀佛泗州普照王塔廟亦廢。當水暴至。遽下詔加普王六字號。水退復削去。先當制舍人許翰以詞太褒得罪。

春渚紀聞。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視髮。卽爲禪比丘。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知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利之白石至鹽官。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鎮以鐵符。及大築隄防。且建神祠。以禳之。毀益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衆曰。我釋迦文佛。歷劫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少靳。而吾何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衆苦。而不赴救。卽起禪定。振履經行。視海毀最甚處。至於蜀山。時六月五日也。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風激濤。噴湧山立。師將褰衣而前。衆爭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來。師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不能世俗書。亦姑從汝請耳。卽高舉曰。我捨世間如夢。衆人須我作頌。頌卽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眞夢。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爲人多不曉了。卽咬在目前。未了千般學道。頌畢。舉手諭衆。踴身沉海。衆視驚呼。至有頓足流涕者。謂卽葬魚腹矣。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遙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履不濡也。逮視崖側。有數大鯉。昂首久之。沉波而去。卽揚聲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大風漲沙。悉還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卽其地營庵居。留事之。揮塵餘話。紹興甲子歲。衢發大水。今首台余處。恭未十歲。與里人共處一閣。凡數十輩在焉。閣被漂。幾沉空中。有聲云。余端禮在內。當爲宰相。可令愛護之。少選一物如鼃。置其長

十數丈來負其閣達於平地一閣之人皆得無它。

葦航紀談紹興庚寅天台水災雖城中亦被害及十分之七水退而司官各訪舊地忽主簿廳基衝出一朱棺正當廳治其簿朱公俾令移往山東掩瘞役夫開掘其地忽見一禍上有字云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逢朱主簿移我葬山東雖不知其爲誰氏而亦可異遂移葬之。

癸辛雜識庚寅五月連雨四十日浙西之田盡沒無遺農家謂尤甚於丁亥歲雖景定辛酉亦所不及也幸而不沒者則大風駕湖水而來田廬頃刻而盡村落名之曰湖翻農人皆相與結隊往淮南趁食於太湖買舟百十餘載數千人同往甫至湖心大風驟至悉溺死又有千餘人度揚子江濟者同日亦沈於江淨慈靈隱皆停堂客僧數百皆渡江還浙東內四僧偶別門徒至中途忘攜雨具還取之至江干則渡舟解維矣方悵然自失舟至中流亦爲風浪所覆四僧幸而得免豈非所謂劫數者耶。

續夷堅志甲辰乙巳歲廣寧夏五六月間大陰晦雷雨環作聲不斷夜望閭山上白氣直與海接須臾下雨終夜不息平明水沈村落死者無限大土崖高數百尺皆蕩爲平土下漫石石上有白痕不知何代爲岡崖所覆壓也顛龍鬪處留跡數十所印泥鱗甲爪痕有

長五六十尺者。有長百餘尺者。意羣龍聚鬪於此。上人遭此大變。

兗州府志。明洪武初。曹州有老嫗。遇異人。指州治前石獅。語曰。此獅之目若赤。則水患至矣。汝於其時亟去。可免也。嫗目視其獅。甚數。人怪問之。知其故。陰以朱塗獅目。嫗見其赤。不知其僞也。遂亟走焉。既去數百步。回視之。則州境果爲巨浸矣。

兗州府志。景泰中。徐武功伯有貞治。張秋決河。求發源處。不得。乃投物試之。凡數處。不受。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也。輒又投之一所。物受。曰。此水源也。百計塞之。不效。武功夢一高僧授簡曰。至人無欲。乃悟。曰。此下殆有龍窟。龍所欲者珠。所畏者鐵也。於是鑄長鐵柱。貫而下焉。水始受塞。蓋鐵能蝕珠。龍愛珠。故去耳。

明外史。周定王櫛。傳櫛裔孫恭枋嗣。崇禎十四年冬。李自成再圍汴。築長圍。城中樵採路絕。十五年九月。河決。城潰。枋從後山登西城樓。率宮妃諸王。露棲雨中。數日。始獲免。士民溺死者數百萬。諸宗皆沒。先是。端王末發祕記。有王室將衰。河決爲害。語。王告世子。以爲大戚。及是。果驗。

火類

周本紀。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云。

神仙傳。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事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耀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草樹生火。則焦枯。更指之。卽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累日求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伺提取之。於是博以一赤丸擲軍中。須臾火起。張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火卽滅。所燔屋舍百物。向已焦然者。皆悉復故。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博自止之。乃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

博物志。鬪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爲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今人梳頭著脫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咤聲。

拾遺記。晉太康元年。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匹。其國人稱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煙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爲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火石之上。雖滯污漬。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

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法智。白衣時。獨行大澤中。忽遇猛火四起。走路已絕。便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惟智所容身處不燒。

建康實錄。元帝渡江。有王離妻季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其所居爲聖火巷。

南史王懿傳。懿字仲德。苻氏之敗。仲德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度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

續文獻通考。唐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刺血爲書。請神。丐以身代。火其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立愈。

老學庵筆記。吳中卑薄。廝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鑿所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山名軍。尤爲異也。

西溪叢話。台州杜瀆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晝與僧對坐。忽聞屋瓦有聲。火光一

線下至地。少頃。遂大如車輪。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於背。不見。久之。復爲一線飛去。出屋。則震雷一聲。其僧僅有氣。且舉衣視之。背後袈裟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椀。脊下燒一圓瘡。瘡甚。皆以爲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藥塗之。月餘。遂無事。怪異如此。

李濂濟源游記。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歲庚辰三月己卯。宿上方院。將就枕。道士走報。請觀天燈。亟出視之。則見遠火如流星。下上明滅。杳無定跡。時從行者咸相顧駭異。

惠州府志。嘉靖七年夏。長樂塔岡火光見。光數十丈。人以爲火。裘盡一更而止。

嘉禾志。顧亭林庵中有忠烈公祠。近歲。忽地裂數尺。中有風濤聲。以物探之。應手火起。至今尙然。

廣東通志。徐勤者。蘇之常熟人也。爲人巧儉。善造詞牒。僚吏畏之。每風雷暴作。輒揚言曰。我縣丞徐勤也。苟貪則應天之怒。勤旣死。葬有年矣。其子存仁。惑於風水宗。改葬之日。火煜煜從地中起。執事者多燎其鬚髮。其召異也。信有由哉。

火災類

後漢書。汝南先賢傳。蔡君仲。有至孝之心。母終。棺在堂。西舍失火。將至。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後漢書劉昆傳。昆字桓公。建武五年。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反風滅火。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拾遺記。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屋。仄有古塚。有伏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在地。羞畫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卽命爲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餘。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著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枝。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卽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竺家常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以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

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卽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巢於水上也。家乃收鵙鵒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毳罽積如丘壘。駿馬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博異記。元和中。內侍劉希昂。將遇禍。家人上厠。忽聞厠中云。卽來。且從容。家人驚報。希昂自往聽之。又云。卽出來。卽出來。昂曰。何不出來。遂有一小人。可長尺餘。持鎗跨馬而走出。迅疾。趁不可及。出門無所見。未幾而復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獨行至門曰。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勅家人領過。姿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不見。希昂不信。自往觀之。無所見。唯有一火柴頭在厠門前。家屬相謂曰。恐及火災。起覓術士鎮壓之。當鎮壓日。火從廡上發。燒半宅。且盡冬。希昂忤憲宗。罪族誅。稽神錄。丁卯歲。盧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旣去任。而郡中大火。虞候申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捕之不獲。或射之。殪就視之。乃板材腐木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宗爲盧州刺史。火災乃止。

稽神錄。宣州節度田頽將作亂。一日向暮。有鳥出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惟甲兵存焉。頽資以起事於明年。稽神錄。呂師造爲池州刺史。聚斂常嫁女於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篠江岸。上忽有道士。狀若狂人。來去奔走。躍入舟中。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卽大發。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舟。皆爲煨燼。一老婢髮尺餘。人與船了無所損失。道士亦不復見。杭州府志。宋嘉泰辛酉之火。烈焰滿城。而吳山一老翁家獨存。翁平日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憊不能跬步。遣兒與婦令亟走。兒婦不忍相舍。同處烈焰中。後竟不焚。人謂爲善之報。

祐山雜說。嘉靖癸丑。嘉興宣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人黃湛泉偶至郡。舟泊橋下。望見火中一物如猫。火愈熾。其物愈大。少頃卽成一大紅人。湛泉歸數日。家亦失火。蓋先兆云。康熙甲寅二月。兩廣總督轅門前之旗竿。白晝飛火。忽焚其右。焦灼過半。是年孫延齡叛。竊踞桂林。大軍攻之。屢爲所挫。咸豐癸丑。粵寇陷江寧。分股擾六合。時大兵甫抵鍾山。壁壘未定。不及往援。溫壯勇公紹原率民團守禦。勢岌岌。寇環城占民居爲久攻計。城外有神廟甚宏敞。酋將踞之。率衆

往昇神像。數十人舉之不動。刀斫不入。穴後壁。以巨木撞之。亦不仆。懼而止。是夕微雨。衆酣臥。陡然火起。凡所踞之屋。悉成灰燼。火光燭天。羣疑官兵所爲。大駭狂奔。自相踐踏而死者無數。壯勇乘間出師襲之。大有斬獲。寇千餘人。逃去者十僅二三。率皆焦頭爛額。自是膽落。兩年餘不敢犯六合。迨戊午。大營兵潰。寇勢蔓延。壯勇知不可爲。乃縱民使徙。己則以身殉之。城破之日。居民已空。無一罹鋒鏑者。兵退月餘。壁穴宛然。神像高七尺許。微有刀斫痕。泥采少剝。竟不入木。火焚之迹。延及二里餘。有連燬十餘家。獨存一、二家者。有十餘家完好獨燬。一、二家者。復有前存後燬。左存右燬者。

青海柴達木之西部。有地名托拉塔拉林。係西藏新疆安西出人之路。從前林木百餘里。不斷。屢經野燒。千年古樹。火燼數月不滅。後成一片焦土。若借火力以爲開闢者。亦異事也。

光類

風俗通。太尉梁國橋元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摸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卽許季山外孫也。其探窟索隱。窮神知

化。雖睦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問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東觀漢記。李軼等讖言。劉氏當復起。李氏爲輔。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歸舊廬。望見廬南有若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盛。瞳瞳上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異苑。清河王經。字君備。去官還家。管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雀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徨。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適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頃之爲江夏太守。

異苑。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自是蕃臣搆

兵。洛陽失御。后爲劉曜所嬖。

晉書張祚傳。祚僭稱帝。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祚篡立三年而亡。

宋書五行志。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瑯琊臨沂黃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內。此木火失其姓也。或云木腐自光。

北史周武帝本紀。帝魏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創業起居。注。大業十三年正月丙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白地屬天。若大燒火。飛燄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極望竟天。

十國春秋吳太子妃李氏傳。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五夕始滅。至斂。溫輒如生。

遼史高模翰傳。會同元年三月。勅虎官楊覃赴乾寧軍。爲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聚議往救。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燄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甚衆。以功加侍中。

默記。王樸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

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樸之得君。所以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樸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顰蹙。且倉皇歎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元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樸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樸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樸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

括異志。蔡元度適餘杭。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瞻。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度乃木叉後身云。

夢溪筆談。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牆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挹之。其物在扇中。滉漾。正如水銀。而光艷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言。予與中甫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鹽鴨卵。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

已。蘇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金史太祖本紀。太祖進軍寧江州。次唐括帶翰甲之地。諸軍襍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爲兵祥。明日次扎只水。光見如初。

山西通志。浮山縣西南之任張村有僊人張果墓。在本村西嶺之半。名柏林坡。卽月山東麓也。丘壟宛然。土人禁樵牧不得入。其後裔見居本村溝南。莊去壟可二里許。云係果冢之舊址。故老相傳。其壟恆有異光。多於夜分時見。遇太平則皎若曙星。謂之萬年燈。五代迄明。屢起屢驗。洪永至成弘間。光最盛。自後漸希。土人以年久無徵。遂不復信其事。及萬曆乙卯。忽又復見。不踰紀復隱。識者以爲科甲興起之兆。謂舉人高捷。自陳孜登第後。百餘年至乙卯始發科故也。

天開眼。卽黃道光也。天空所現奇異之光輝。以近黃道。故名。俗謂之天開眼。於日落之後。日出以前。可見之。其形尖錐。或成圓錐。色清淡。近地處微紅。能遮掩小恆星之光。天文學家謂流星之質。散布地球軌道內外。因爲日光所照。成爲繞日之大光線。在南北溫帶之處。多現於春暮秋朝。若在熱帶。則四時皆可見。不足爲異也。康熙辛未四月陰晦之夕。藍田有瞿修齡者。從其主人勘地。至一山。時方二更。豁然天曙。紅光浮嶺。朗照林谷。行三四

里許。仍復昏黑。此卽俗所稱之天開眼也。

餘杭俞望峴大令。生時其母夢有魁光繞屋。因名魁。後改名牲。宰長沙。有吏才。一日指空中曰。有魁光引我。吾逝矣。未幾卒。

氣類

論衡。陳留虞延。字君人。夜生。母見其氣如一匹絹。徑上天。以問人。人曰。吉氣與天通。後仕至司徒。

宋書符瑞志。孫堅之祖名鍾。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天。父老相謂。此非凡氣。孫氏其興矣。

魏志武宣卞皇后傳。注。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候怪之。以問卜者王日。曰。此吉祥也。

王隱晉書。武帝咸寧元年。洛陽太祖廟中有青氣。占者云。以爲東莞王。後當有天子。後改封瑯琊。江東之應也。

石勒載記。勒。上黨武鄉羯人。父周曷朱。勒生時。赤光滿室。有白氣自天屬於中庭。後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

册府元龜。隋長孫晟爲上開府儀同三司。鎮大利安撫新附。高祖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宜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軍元帥。晟爲受降使。北伐。二年。軍次坎河。值賊帥思力侯勛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里。賊衆多降。

隋書蕭吉傳。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元感曰。公家宜早改葬。元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元感以反族滅。

册府元龜。高祖生於長安。是日紫氣充庭。神光照室。太宗文皇帝以隋開皇十八年歲次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初。太宗在孕。而語聲達於外。后心異之。將誕。育后不之覺。而太宗已生。時有慶雲見。瀾漫數里。上屬於天。二龍戲於門外水中。經三月。乃冲天而去。見者驚焉。大業十三年。望氣者云。龍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置離宮。數游汾陽宮。以厭之。至是。太宗稱述此事。以白高祖。卽舉義師。且曰。太宗所居處。有紫雲當其上。俄變爲五色。狀如飛龍。所居弘義宮中。有一大池。嘗作佳氣。鬱然高數百尺。太宗心獨異之。至九年。

其氣轉盛。上屬於天。六月癸未。克定內難。立爲皇太子。萬機巨細。皆令取決。初。太宗爲秦王。高祖制詩云。聖德合天地。五宿連珠兒。和風拂世民。上下同歡宴。帝於宮西造宅。初成。高祖送玉璽至帝所。縉紳先生相謂曰。詩及玉璽。蓋奉國之祥瑞歟。

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天寶二年。術者言安吉縣東有王氣。王命鑿其地。忽四鵠飛出。化爲四龍。賜名曰四龍湖。

稽神錄。周太祖爲樞密時。北征如澶淵。旭旦。日邊有紫光。當太祖馬首之上。高不及百尺。從官異之。至鄴都。一夕。在亭院齋。忽有黃氣起於前。繚繞而上。遽際於天。太祖於黃氣中。仰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駭曰。予在室中。而見天象。不其異乎。密告知星者。乃拜賀曰。坐見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異日。又於署衙中。有紫氣起於旛竿龍頭之上。凡二日。觀者異之。及討李守真於河中。守真登陴。瞰陣。氣色不懌。獨言曰。是何妖變。後城中人言。見太祖軍上有紫氣。如樓閣車蓋之狀。故也。

聞見前錄。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苻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矣。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苻氏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

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見加。或白公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同在軍中也。麻衣道者。其異人乎。

潞安府志。正德七年六月。有黑眚。乘夜著人。卽膚坼血出。或出黃水。皆爪痕入。二三分。經月始愈。不受藥餌。日暮。比屋然燈。響爆。鳴金鼓。以震懾之。凡兩月。化爲白氣。蔽日而去。是歲。長子旱。禾槁。

山川神類

水經注。石柱橋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猙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修之。橋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搜神記。廬陵歐陽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見。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列吏。率甚嚴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遣。君者。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旣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

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搜神記。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還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搜神記。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堂。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臥。使妻沈女於水。妻因以璞亡兒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已女。及得渡。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後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搜神後記。晉太康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晢端正。流俗沙門常行。經清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

婦人云。我是清溪廟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清溪廟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聲音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呶聲。思一聞之。其伴慧觀便爲作呶訖。其神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尙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欺。情何可言。既而歔歔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

述異記。陶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創業起居注。七月甲子。有白衣野父。自云霍太山遣來。詣帝請謁。帝弘達至理。不語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致疑。未之深信。門人不敢以聞。此老乃伺帝行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不測。卿何得見。卿非神類。豈共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祠。山中聞語。遣語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東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止。我當爲帝破之。可爲吾立祠廟也。帝試遣案行。傍山向霍邑。道路雖峻。兵伍行而城中不見。若取大路。去縣十里。城上人卽遙見兵來。帝曰。行逢滯雨。人多疲濕。甲仗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譎。難爲之朽。山神示吾此路。可謂指蹤。雨霽有徵。吾從神也。然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孤。顧左右笑以爲樂。

博異志。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云。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嘆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侍兒小名錄。開元中。有士人從洛陽道。見一女子。容服鮮麗。泣謂曰。己非人。昆明池神之女。嫁劍閣神之子。夫婦不和。無由得自父母。故欲送書一封耳。士人問其處。女曰。池西有斜柳樹。君可叩之。若呼阿青。當有人從水中出。士人入京。便送書池上。果有此樹。叩之。頻喚阿青。俄見幼婢從水中出。得書甚喜。曰。久不得小娘子消息。延士人入。謂曰。君後日可暫至此。如期。果有女子從水中出。手持真珠一箇。笑以授士人云。

甘澤謠。韋駟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輒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

拘節於風塵哉。游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驟。舟行溺於洞庭湖。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爲城守。方剛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卽我之過。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釣。緝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我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

集異記。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窳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意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晨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

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卽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是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褰韃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啟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鬼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旣至而褰韃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褰韃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旣至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續湘山野錄。太平興國五年。祕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因禱於髣山神祠。方炷香。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峨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爲懼。遂訴愆亢之災。答曰。某堆阜之神也。竊鄉人之薦。愧無酬答。恨力小地卑。不能興致雲雨。雖云龍司厥職。動息由天。某當爲公至主者之所。密候雨信。必先期奉報。言訖而隱。安是夕夢神曰。雨候

其邇。只在來早。及期大澍。千里告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謝之。

魯應龍括異志。李公擇之子夷曠。宣和中爲發運司屬。薄暮抵江上亭。亭吏云。先有白水太保者在焉。夷曠遣吏謝之。屏內云。太保當避去。已而老少婦人數輩。傳呼太保來。太保者。一十餘歲。卯角童子耳。各乘馬以去。人馬皆異狀。夷曠疑之。遣數健步躡其後。各驚懼而返。云約十數里外。望大潭。人馬皆下投其中。昔江子我爲予言。後與夷曠同官成都。問之信然。

奇事記。王常者。洛陽人。負氣尙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饑寒。至於解衣推食。略無難色。至德二年。常於終南山遊。遇風雨。宿於山中。夜將半。雨霽雲飛。月朗風恬。常慨然四望。而歎曰。我欲平天下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之饑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祇福善。故不足信。言訖。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謂常曰。爾何言此。常按劍沉吟良久。乃對曰。我言者乃平生之志也。是何神聖降臨此間。神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死。雖不足平禍亂。亦可少濟人之饑寒。爾能受術於我。以救世人饑寒乎。常曰。我聞此術。是神仙之術。空有其名。未之見也。況載籍之內。備叙秦皇漢武。好此道終無成。但爲千載之譏。謂神人曰。秦皇漢武帝王也。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

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爾無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死。眞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之哉。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爲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微遇純陽之氣。合則化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欲化成黃金。必須在山。卽化。不在山。卽不化。但遇純陽之石。氣合卽化也。我有書。君受之。勿疑。常乃再拜。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訖。神人戒之曰。讀此書。盡了黃白之道。異日當付授一人。勿輕授。勿終祕。勿授貴人。勿授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術。勿授不義之輩。彼必不以饑寒爲念。黃金成。濟人之外。勿奢逸。珍重我術。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奪爾算。常又再拜曰。神人今授我聖術。當終身無忘也。但乞示我是何神聖。使我知大惠之處。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俠烈之人。是以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遂成其術。爾後多遊天下。以黃金振濟乏絕。

呂少卿祖望。滄洲人。順治進士。康熙乙巳冬病亟。夢天帝召爲東嶽之神。力辭不獲。因訂後期。遂引疾歸里。舟過張家灣。忽沐浴更衣。曰。時至。吾去矣。遂瞑。舟中人隱隱見其騶從甚盛也。

裴文達公曰。修臨卒時。語家人曰。我乃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

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言畢而逝。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蒼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於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兒并與汝一好兒。逾年。果生。公文達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於關帝廟。果得上上第三籤。舉家遂大哭。燒紙錢。蔽江立木主於廟。袁子才往蘇州。阻風於此。乃揖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邊泊。黃公廬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河。短鬢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蘇州顧杏園太守鴻逵。以部郎出守潯州。自瓜州口浮江西。上泊舟蠓磯。磯有蠓磯夫人廟。蓋祀蜀漢孫夫人也。嘉慶丁巳。封崇節惠利靈澤夫人。磯在蕪湖北岸。無高岡。遙望之一亂石堆耳。相傳泊此者多不利。故遊賈宦客。必越而過之。太守之舟。以日暮遇風。不得已而泊焉。是夜。舟人夢入廟。見儀仗森嚴。執事者奔走雜遝。夫人翠羽明璫。端肅高坐。一古衣冠狀如判官者。前稟曰。今夕泊舟之人。將貽誤大局。害數千百萬生靈之命。不如就此溺之。以救無辜之民。夫人笑曰。汝意固善。然此等大劫。雖上帝亦祇聽其自然。豈我輩所可挽回邪。遽揮之出。舟人驚醒。太守竟無恙。抵任視事。不數月。粵寇起事於金田。其徒黨之被逮繫獄者。顧承桂撫鄴。夢白中丞祖琛。意旨而諭桂平令縱之矣。

丹達神廟。在西藏丹達山麓。極靈異。神爲明雲南參軍葉某。監餉晉烏思臧。過此墮雪窖中。迨春夏雪消。猶僵立鞘上。土人驚異。因奉其尸而崇祀焉。凡過山者必禱之。閩中海船之舵樓。皆有小神龕。龕中安設天后牌位。並備其木製之小斤斧鋸鑿等物。若遇大風浪。必先斫斷桅木。以免搖撼。倉猝間力斫之不斷。則由舵工向神龕虔誠拈香。然後取出木製之小斤斧。作斫伐之勢。則其桅自斷。天后林氏。初封天妃。莆田人。

家宅神類

後漢書陰識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春諸紀聞。中霤之神。實司一家之事。而陰祐於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過林棣趙倅家。見其莊僕陳青者。睡中多爲陰府驅令放攝死者魂。識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門。則中霤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審驗反復。得實而後擧蹙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

春諸紀聞。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侵夜僕從不隨。中道爲山鬼推墮。澗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燭下共坐。乃於母前聲諾。而母略不之應。又以肘撞其婦。亦不知覺。忽見一白髻老人。自中霤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爲山鬼所害。不亟往。則真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見明仲之屍臥澗仄。老人極力自後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驚顧。而月色明甚。乃一路而歸。至家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謝於神。

春渚紀聞。朝奉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酌中霤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踰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氏。曰。我主人中霤神也。每承主人酌茶之薦。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報也。劉既悟。點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廚婢探蘋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則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白金十星。以爲資遣。語畢。沐浴易服。以俟時。至過午。忽覺少倦。就憩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廚婢之事。天帝佳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宣和間。無病而卒。

異聞總錄。南城楊氏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糞屋中。藉草而寢。月明孤寒不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偃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翳暝。虎若被逐。惶惶走。衆偃亦散。旣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乃縱虎爲暴。耶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爲不職矣。吾乃其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後其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

語怪。弘治中。妻父李公貞伯爲南京尙寶卿。居西長安街南。嘗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入爨室。取湯水。聞婢呼喚聲。良久始來。問之。云有二皂隸青衣。喝謂汝何敢來此。觸犯。應受杖去。遂執之。將撻。婢固推拒。久之。竈後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莊嚴珍麗。狀若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皂拱侍。婦問故。皂言婢犯禁。婦曰。罪固應爾。姑惟宥之。皂執不可。婦又諄諭。婦旁又有一皂。傳命令必釋。二皂乃聽命舍去。婦不暇諦察。得脫奔避而來矣。吳香亭至綸中。乾隆辛巳。進士先於戊寅除夕。夢灶神引至一處。列坐十神。而九神起立。開鐵櫃。示以金牌。中有古篆二十餘字。可辨送吳登舟。岸上鳴金伐鼓。見波濤洶湧。中一蛇緣楫而上。一蛇從空而降。竈以告其兄玉衡。玉衡謂其必中。意謂蛇者已也。金屬辛。其

歲適萬壽開科。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綸。辛巳遂報捷。

城隍土地類

廣異記。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答曰。卽城隍之主。又問何求。答曰。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尅後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於使君爾。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秀莊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率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氣形漸小。至滅。惟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峯之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之下。此復漸退。至今五六里也。

紀聞。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開元末。宣州司戶卒。引見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衛甲仗嚴肅。司戶旣入。府君問其生平行事。司戶自陳無罪枉見錄。府君曰。然。當令君去。君頗相識否。司戶曰。鄙人賤陋。實未識。府君曰。吾卽晉宣城內史桓彝也。爲是神管郡耳。司戶旣蘇言之。

癸辛雜識。括之縉雲有葉醫。挾術頗精。一夕。忽夢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

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執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福州。日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使之得瘖疾而死。或以穀二石。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慎毋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違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既覺。惴惴然。遂往廟中炷香。甫歸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召醫。疾愈。以物酌謝。乃雞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殞矣。

松江府志。郡庠生丁文顯。遭疾。一日。語家人曰。我前生袁州貳守。郡守與通判有隙。中傷之。我本知其枉。不與辨釋。以此通判怨忿暴卒。訟之冥司。今郡守已逮。俟我證明。緣城隍神有檄。候臘月二十四日結斷。至二十三日。云郡倅已在門。遂卒。

仁恕堂筆記。上杭令陳公正。中死之日。有市民曉起出戶。見公儀仗整肅。乘輿入城隍廟。不解何故。至縣探之。則公以平明屬纊矣。庚午。公分校閩闈。門下士有張君世堪。林君慎者。張君亦早卒。林君一子龍哥。病死兩日復甦。云至陰間。見世堪執簿籍。若人間判司。龍哥素識世堪。求蔭庇。世堪曰。有定數。予安能生爾。檢簿閱之。謂尙有一年活。明歲此時當來。又指堂上衣冠。巍坐者。示龍哥曰。此吾與若父房師陳公也。後龍哥果活一年而卒。順治癸巳秋。海寇再犯上海。蘇州總兵王燦督戰辱師。民聚而詬。巡撫周國柱統兵按臨。

燬恐民暴其走。遁失機狀。反誣合縣通賊。自浦南迄靜安寺界。欲盡屠之。時海宇新造。兵革未靖。國柱頗惑其說。邑令闍紹慶。遂安令曹垂燦。願以百口保之。弗許。將俟黎明下令。縱殺。是夕。城隍神降於官廨。朱袍象簡。儼立階下。直視搖首者再。遂釋不屠。

武進湯伯雄。大令敏中。以大興籍。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以大挑知縣。試用河工。權知盱眙縣事。兼攝泗州篆。時粵寇東竄。江皖土匪聞風而起。伯雄嚴防之。寇不得逞。六合朱臥雲。比部奉命至皖。治團練。駐軍王姑廟。會與士兵有隙。遂內訌。圍臥雲軍數師。大府聞之。檄伯雄解其圍。單騎宵征。幾爲所害。重圍中。突有大呼者曰。湯知縣好官也。不可加刃。此來必有以撫吾輩。吾輩宜聽其指揮。於是圍立解。時江寧已陷於寇。羽書絡繹。征調不絕於途。伯雄具糗糧。備芻茭。事必躬親之。故卒無擾。日坐堂皇判獄。年將六十。自辰至午。無倦容。直月朔謁廟歸。甫升堂。吏持卷請判。忽連書新到。任三字。書之不已。吏知有異。亟掖之退。遂不言不食。端坐至日晡而逝。當其升堂也。有小吏倦臥於堂下。見伯雄衣冠登輿。鹵簿呵殿而出。前列天長縣正堂牌。徑趨縣治前土阜之上。訝其甫歸復何往耳。中間人譁言官病遽醒。蓋伯雄已爲天長縣城隍矣。

沈仲復中丞秉成。有弟名燾。字叔和。初令達義。及牧霸州。丁所生母憂。去官服闋。以候缺。

久居京師。喜爲詩。又善飲酒。酒朋詩友。坐上恆滿。臨終前數日。猶與客飲酒賦詩。甚樂也。次日忽語客曰。行與諸君永別矣。客驚問故。曰。吾昨夢順義縣城隍言。將受代代之者。卽我。我意不欲。神曰。君久當爲神。徒以有老母。故稍緩之耳。母壽終。豈得不赴。我曰。我尙無子。神曰。有子無子。細事耳。何足論。其言如是。故知不免也。客以妖夢解之。然自是日漸委頓。至卒之日。沐浴剃髮。易衣而臥。問曰。已齊集未。俄又曰。旣齊集矣。我卽去。言已。遂瞑目而逝。後數年。直隸大無朝廷發金振之。順天府所屬一縣令。乾沒入己。事發畏罪。仰藥死。時有某。亦縣令之候缺者也。以生人爲冥官。至是語人曰。昨日會諸神。鞫某縣令。順天府所屬六州二十一縣城隍神咸在。我識其一人。順義縣城隍。沈叔和也。某素不知沈。臨終之語。而其言乃與之符。

稽神錄。張鋌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爲彭澤令。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鳶野禽。羣巢其上。糞穢積於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鋌大惡之。使巫祝於神曰。所謂土地之神。常潔淨縣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耶。爾二日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鴉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盡。自此宅居清潔矣。

北夢瑣言。彭城劉山甫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頭。並不沖圯李宅。異事也。玉堂閒話。兗州龍興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經藏。有法寶大師者。常於靈神佛堂之前。見一白衣叟。如此者數日。怪而詰之。叟曰。余非人。乃楊書記宅之土地。僧曰。何爲至此。叟曰。彼公愎戾。興造不輟。致某無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禍之。答曰。彼福壽未衰。無奈之何。言畢不見。後數年。朱瑾棄城而遁。軍亂。一家皆遇害。楊名璫。累舉不第。爲朱瑾書記。松江府志。萬曆間。西郊修船濱。上有捕魚者。夜聞鬼云。我受苦一年。求得代者。然此婦懷妊。不忍害其二命也。且日一婦失足下水。卽起無恙。果有妊七月矣。至次年。又聞鬼言。今代我者。又有細布重役。死則一家星散。吾寧再俟一年。且日有人從橋墮下。亦不死。是夕。鬼向捕魚者索飯。云。我有二念。諸神爲奏上帝。帝命將下。不復在此。方索食。捕魚者許之。明夕。鬼又來別云。我已作泖橋司土地矣。

方悔軒比部性純孝。其母夫人之塋前。舊有土地祠。其祠向與塋地之山向相左。嘉慶己卯春。悔軒將北上。應京兆試。瀕行。禱於祠。求神祐。是夜。忽大雷電以風。詰朝。村人譁言祠之門。忽轉而向太夫人宅兆。視之。果然。悔軒遂以是年領鄉薦。

布袋和尚者。嘉慶時至吳江縣城賣卜。居城東關帝廟。口操楚音。年可七十餘。項懸黃布袋。不暫釋。因以名之。袋廣長尺餘。每日所用之物。若杯若壺。若冠履。若紙墨筆硯。咸取之於此。未嘗闕。和尚日賣卜。以十事爲限。談休咎。輒中。旣畢。則徧游村市。見字紙。必拾之。投袋中。恆勸人惜字。自言每日所拾。暮則權之。必滿一斤之數。如是者三十餘年矣。廟中人。有伺其睡熟。而探其袋者。止得龜殼一。長寸餘。於是皆疑爲仙。環而叩其術。和尚厭之。乃不恆至。一夕忽來。卽闔戶而寢。次日日中不起。呼之不應。破扉入。則圓寂矣。失其袋。大索不得。方共驚異。而西郭外之人。腐至。咸曰。和尚成神矣。蓋其地故有土地廟。是夕父老皆夢土地來別。曰。吾去矣。明日有懸布袋於項者。是代吾者也。及旦。父老至廟中。察之。則見神項下懸一黃布袋。詫曰。此布袋和尚之物。胡爲而在此。入城而和尚果死。故知其眞成神也。衆卽葬之土地廟後。

有孔某者。爲吳竹莊中丞之友。咸豐時。粵寇山楚犯豫章。中丞浼孔送其眷赴蕪湖。猝遇敗寇。蠡屯兩岸。舟不能進。孔思舍舟避之。率衆行半里許。見一老人策杖而前。曰。四面皆賊。君偕婦女行。得毋有戒心乎。孔曰。欲覓避寇之所。老人曰。前村有土神祠。可避寇。孔如其言。行不數武。果見祠兩楹。姑止焉。吳之眷居於內。孔率二親兵居神堂。但聞門外馬蹄

聲絡繹不絕。門隙火光。照耀如白晝。衆駭甚。四更後。始寂然。孔出食。分啖衆人。畢。天嚮明。寇蹤已遠。遂出祠登舟。回顧所宿祠。卑陋不能容一人。始知爲神所佑。相與膜拜而去。厥後吳以皖藩權巡撫篆。詣祠謝大葺之。

龍神類

柳毅傳。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若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類切。又得罪舅姑。毀黜以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托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惟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托。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耶。女悲泣自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

矣。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鐵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常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感。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更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

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元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要以聽焉。語畢。俄而宮門閉。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旣而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鬢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鑿聽。坐貽孽孽。使閨窗孺弱。遠罹誑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坼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頂掣金鎖。蹙牽玉柱。

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然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所寄辭之女。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窵。不然者。是爲涇陽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盡意。毅攜退辭謝。俯仰唯唯。迺告見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窵。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慙慙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窵。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

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聲。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鉦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溼水之隅。風霜變鬢兮。雨雪羅繻。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踟躇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淚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瓊。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耶。愚

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歘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壞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鑱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元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以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至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遂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狷。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問也。其久復懽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

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塗。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饒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惠美。欲擇婿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濃飾豔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夙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

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權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慙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曰。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耶。抑忿然耶。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寃。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泊自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堵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妾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旣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化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載。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

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唐逸史。明皇在東都。晝寢。夢一女子。容艷異常。梳交心髻。大袖寬衣。帝曰。汝何人。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也。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樂。願賜一曲。以光族類。帝於夢中爲鼓胡琴。倚歌爲凌波池之曲。龍女拜謝而去。及寤。盡記之。命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因宴於凌波宮。臨池奏新聲。忽池波湧起。有神女出於波心。乃夢中之女也。望拜御坐。良久乃沒。因置祠池上。每歲祀之。

蘇州府志。錢謙益煥靈廟記。梁天監元年。有村姥居山之東。感孕而生白龍。三日。龍來就乳。姥怖而死。鄰爲瘞之。忽雷雨。遷塚於山之腹。泉池泓然。木無棲鳥。歲之五月。龍來省視。

一境驟寒。唐貞觀十年。龍常鬪墨龍於虞山之東。山裂水出。故名破山。邑人因設像祠龍母於寺西澗旁。水旱禱焉。宋太平興國中。遷像於頂山寺。是日。白氣互天而龍見。三日後。遶於祠上。

文獻通考。邳亭廟。在南康軍邳亭湖上。能使行舟分風上下。先是江中有蛟爲害。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小蛟逸去。後頗爲害。行舟多覆溺者。大中祥符三年。內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有龍長十餘丈。自空而下。須臾暴雨。因焚香祝之。翌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又有木筏過湖。忽有巨蟒登筏。筏遂沈。俗言卽廟神也。遂詔官吏祭蛟。又改蛇山爲吳山。立廟山側。卽其穴。六年十月。上作戒蛟文。遣中使齎往刻石。仍致祭。自是頗有靈應。

聞見近錄。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此。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蘇州府志。胡偉靈濟廟記。晉隆安中。繆氏女。因出歸途。日暮。天欲雨。忽遇老人。詢姓氏。居所。願假避雨。待日而前。語竟。失老人所在。已而有娠。父母惡而逐之。乞食於鄰。踰年產一

肉塊棄之水中。忽焉化爲白龍。宛延母前。若有所告者。母驚仆地。須臾雷電晦冥。風雨交作。良久開霽。則白龍夭矯於山椒。俄頃復還產所。視母已死。乃飛騰而去。鄉民厚葬其母於此。今所謂龍冢是也。自是憑巫以求立祠。且言所產白龍。已廟食長沙。於是鄉民建龍廟於山顛。每歲三月十有八日。龍歸省母。前期旬日。天氣肅寒。四山煙雨乍晴。復合。正誕之辰。龍必見形。或身長尋丈。隱顯於衆山之上。或小如蜥蜴。依於廟貌。暴風雷雨澍溝號木。則其驗也。歲在庚辰三月三日。客有艤舟南徐者。一白衣老附舟云。吾至自長沙。欲省親於蘇之陽山。願以錢十緡餼直而酬其半。舟師從之。辰已間解維。至夜僅行數十里。老人怒其緩。自爲操舟。舟師因共臥。遲明躡之使興。舟已近岸。距南徐三百六十里矣。老人翩然登岸。徐步入廟。舟師隨之。寂無形影。顧龍母帳前。餼舟半直在焉。旣而雷雨大作。舟師問寺僧。始知龍歸也。長沙廟食。誕辰省母。至是益驗。

輟畊錄。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塞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士劉學僊。嘗至其地。見有烹羔笱酪祠焉。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鞣而治之。爲期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曰鬼工。然不可測也。歸語於虞邵菴先生。初以爲誑。及質諸其土人之在京師者。則始信。蓋其人習以爲常。不以爲異耳。

廣信府志。貴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樓台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持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旱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回天。而晝夜聒井。何爲。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違前誠。吹角井上。角復墜井。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僵坐不仆。漁者推赴長流。且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竟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入冥間。不令出。既因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異。鄉人往驗之。信爲立祠。凡有禱則應。

瘟疫神類

玉堂閒話。朱梁時。有士人自雍之邠。數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進行。至曠野。忽聞自後有車騎聲。少頃漸近。士人避於路旁草莽間。見三騎官帶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談話。士人躡之數十步。聞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數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試爲籌之。其一曰。當以兵取。又一曰。兵取雖優。其如君子小人俱懼其禍。何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爲然。既而車騎漸遠。不復聞其言。士人至邠州。則部民大疫。死者甚衆。

異聞總錄。呂文靖公宅。在京師榆林巷。羣從數十。遇時節朔望。則味且共集於一處。以須

尊者之出。文穆公之孫公雅。年十八歲。時當元日。謹禮以卑幼。故起太早。命小妾持籠燈行前。髣髴見數人立暗中。奇形異服。頗類世間瘟神。相與語云。待制來。稍稍斂身向壁。妾驚仆而燈不滅。呂徐掖起之。自攜籠行。諸鬼慌窘。悉趨壁而沒。是歲一家皆染時疾。惟呂獨無他。後終徽猷閣待制。鬼蓋先知之矣。

吳聞總錄。紹興三十一年。湖州漁人吳一。因捕魚。繫舟新城柵界民舍外。夜過半。聞岸上人相語曰。我曹寓是家已久。當爲去計。移人此舟如何。或應曰。此乃魚艇爾。又他處人。何可登也。明日東南上常有船來。其中有兩朱紅合。及赤泥酒數餅者。是。可隨以往。渠乃病人家親戚。來相問訊。又其家頗富。足稱吾所需。皆曰然。言終而寂。吳一怪之。天欲明。起訪其事。乃此民舍正病疫。所謀者鬼也。遂徑往東南數里外。蟻泊將驗之。果遇小舟來。望其中物色。同鬼言。急呼止。告以夜所聞。大駭曰。乃我壻家。今正欲往視其病。非君相救。一家且入鬼錄矣。盡以所攜酒炙爲贈。致謝而反。

旌異記。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著皂弓鞋。蹣蹣獨行。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旣登舟。未幾卽偃臥。自取葦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聲欬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懼流汗。復以席

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警之。奮而起。儼然人矣。與初下船不少異。腰間解錢二百爲雇值。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裏來。此行蛇蠱。一個月後却歸矣。徐行人竹林。數步而沒。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大半。初湖常秀三州。自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嘉慶乙丑。毛小癡客四川之中壩巡司署。三月初五日晨。喧傳市中彈有墨線。往觀之。自大堂暖閣至頭門百餘步之甬道。貫墨線一條。詢之居民。咸稱街巷皆然。成都龍安嘉定皆同日彈有墨線。不知何異也。至立夏後。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各城門。日各出棺千餘具。先是三月初。簡州刺史徐鼎奉檄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以何時可回。答云。過年看龍燈方回也。徐旋省。適瘟疫流行。憶及夢中語。卽告制軍。議以五月朔爲元月。曉諭人民。大張燈火。延僧道誦經禮懺。紮龍燈。放花爆。民間亦助結燈綵。每夜火光燭天。金鼓之聲不絕。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男女紛沓。歌曲滿街。卽每歲元宵亦無此盛也。如是半月而疫亦止。

雜神類

續前定錄。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廟門。屋宇深大。非人間所有。有綠衣吏抱案。

龜從揖而問之。綠衣亦喜云。人生簿籍也。崔問曰。某未達應舉。請爲一檢可乎。吏唯之。因爲檢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言訖遂覺。崔自喜之。明年果中第。又聯得科目。官至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因謂妻曰。昔夢皆驗。今爲刺史。位止此矣。當爲身後之計。俄除戶部侍郎。深不自會。尋除爲宣州觀察使。至日。吏白曰。舊例長史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君命駕謁之。既到。道路門巷。皆昔夢中所遊。入門宛然。遂升堂。見西壁有畫一綠衣吏。抱案。其吏卽夢中所見。乃歸而怏怏。又謂妻曰。昔夢綠衣人云。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治之不愈。謂妻曰。本來之語。此其驗矣。妻曰。昔日爲遊客。尙獲佳夢。今爲地主。合往求之。崔公乃置酒食進視之。其夕又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尋愈。幸無憂也。崔卽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爲當此州。偶然爾。公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尙有十四年壽耳。言訖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如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北夢瑣言。福建道以海口黃崎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王瑯琊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僚。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乃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

甘棠港。

馬令南唐書柴克宏傳。常州有隋末陳杲仁詞。杲仁見夢於克宏曰。吾以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杲仁爲武烈大帝。異聞總錄。宣和七年春。相州土人來京師調官。歸出封丘門。見婦人著紅背子。戴紫罽首。行於馬前。相去十餘步。無僕從。隨。甚異之。策馬追逐。婦人行跡不加速。終不可及。到陳橋鎮。忽小立回顧曰。汝何爲見躡。切無起妄想。且得大禍。吾乃太社之神。奉上帝命。部押汴都諸神五百輩。赴東嶽收管。不謂汝得見之。俄風吹罽墮。土人喜而就視。乃大而如盤。無口與鼻。但縱橫數十眼光。閃閃然。其人絕叫墮地。移時始甦。密與識者言。疑神祇舍去。非國之福。明年果受兵。城遂陷。此事聞之於徐端立。呂察問云。其叔曾祖文靖公。未達時。嘗夜步月下。逢婦人。以紅罽首立於側。公了不顧。婦人言。官人覩我一覩。亦不答。至於再三。漫揭其罽。則滿面皆眼也。叱之曰。恁嘴臉。却要人看。婦無語而立不動。少頃。公復過前。乃謝曰。官人真有宰相器量。遂沒不見。蓋亦此類出而試人云。

松江府志。張仁義號一山。爲黃冠。元季有朱將軍者。鎮海上。陰蓄不軌。躊躇未發。聞仁義善符籙。能致丁甲諸神。乃使召之。仁義既至。將軍胡語呼之曰。把失。我有事向神決之。遂

命仁義召神。將軍袖出片紙。引燭熬於爐中。頃之仁義呼曰。神至矣。速具紙筆。以人手腕代之。將軍出其手覆爐上。須臾手動。筋節縮栗。將軍已駭懼。條執筆大書一行曰。朱海賊而欲反邪。赤而族。毋妄動。其二行則曰。而妻疾。某達魯花赤崇之。亟齋薦可甦也。又一行曰。而妾姪。明日午後生子矣。蓋三事皆將軍袖中紙所書。而最後一行云。明日晚刻。胡同知取汝首級。可賄免。傍觀者皆愕視吐舌。擲筆而將軍蘇。取視其紙。色大沮。乃留仁義設醮。度達魯花赤。其妻病尋愈。而午後妾果生子。下漏一刻。則饒鉦鼓吹從東方來。仁義從別室窺之。見一人騎而前。又一人騎從而後。各手一盤。盤中詔一劍一。各以黃錦覆之。最後胡同知緋衣策馬入矣。少間。止聞堂中樂飲歡呼。夜四鼓。將軍乃送胡同知出。前所捧盤。仍錦覆劍後一盤。則所賄金也。乃宴犒仁義。禮爲上客。贈厚幣而歸。

齊諧記。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卽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

趙函乙。合肥人。順治丁亥進士。督學江西。一日行洪州道上。夢有冠兜鍪之神人。引至一敗廟。指黃幕中而語曰。此君前身也。次日。至追賢坪。見道側有古廟。已頽落。入視之。宛如

夢中土人云。是宋時密都統廟。都統名佑。合肥人。與元將血戰死。廟食三百年矣。趙嗟異。因重新其廟。自爲之記。

山東萊州府有烈皇廟。神卽明思宗也。康熙初。有一士人青巾白衣。猖狂至此。獨力營建。云神能護一方田稻。故小家農民奉之者衆。靈感甚著。

康熙壬子。有神降於溧陽民家。曰。吾金壇葛子堅也。今年旱蝗爲虐。帝命我驅之。我能使不犯禾稼。一莖不傷。民且信且疑。而蝗大至。瀰漫林莽。始大懼。裂楮大書曰。驅蝗葛公之神。爭出雞酒祀之。蝗乃去。葛名維屏。以順治壬辰進士爲蘭陽令。康熙丙午秋闈。爲受卷官。愛惜諸生試卷。不肯輕貼。爲監臨所詬訾。因憤恨自經死。

康熙時。平湖陸清獻公隴。其罷嘉定令。里居一日。坐書室。似夢非夢。見青衣二隸持刺相邀。視之。乃明楊忠愍公繼盛帖也。大驚而醒。頃之假寐。神魂飄蕩。見二隸在前引路。至一處。宮殿巍奐。隸入稟。忠愍出。肅入。分賓主禮。坐定。忠愍極贊清獻之居官清正。茶罷。忠愍忽云。有嘉定治民張某。訟公枉法。受銀十二兩。請公對簿。清獻卽起立。隸引至法堂。頃之忠愍升殿。喝隸拘張某至。張堅稱老爺在任。曾受民銀十二兩。清獻辯爲無。張云。康熙某年。兒子援例求老爺出結。某引兒子拜門生。送二杯二緞。用銀十二兩。清獻云。杯緞有之。

乃贄也。何得云贄。忠愍乃謂清獻云。朝廷尙收其俊秀捐銀。知縣白應出結。雖云贄禮。亦不爲贄。公以銀兩送還。此案便結。清獻允之。忠愍乃起。揖之曰。公清廉正直。爲人所擠。上帝憫之。此位不久屬公矣。命二隸仍送之還。清獻醒。爲人道其事。不踰年。果卒。

冥司類

隋書韓擒傳。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周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高祖進位上柱國。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卽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吾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

紀聞。京兆人劉子貢。五月二十二日。因病熱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錄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木括其頭。加釘鑠焉。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留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問曰。此爲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緣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暫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驚駭耳。子貢娶於離江縣。令蘇元宗。見元宗於途。問之曰。丈人在生好。

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辦。今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兒賊而殺。見在地獄。又遇鄰人李韋。韋曰。君爲傳語吾兒。吾生前坐罪大。被拘留。爲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愼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十道。納熱彈其中。痛楚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爲鬼。子貢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死。遂不活。

通幽記。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焉。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逐。驅迫至一處。門關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尙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矍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牆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姥。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卽稱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姥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苦馳驅。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

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顧左右曰：喚闍割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窺之，見一闍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旁有一僧跌寶座，二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顧白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比一二里，遙望黑風自上屬下，煙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自啟。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剝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胡僧辨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及？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爲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迴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爲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

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抱案來放於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我自此而斃。吾由爾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諭。焦王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諭曰。與汝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並許之。吏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逕。更一二里。有一賣漿店。店傍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趁。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檢中死。已五六日。旣而妻覺有變。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四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有風歔歔然。空中則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略爲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爲之信。旣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困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爲市中造石幢。幢

工始畢。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五色。白者詣幢環遶數日。疲困而卒。今幢見存焉。恂後果爲太府卿。貶綿州刺史而卒。

前定錄。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禮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摺紳士林間。俾假掾於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甌。甌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攜妻子歸寧於禮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於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耶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甌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天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卽託生。多爲天曹權錄。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卽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常有妖怪。假託人事。殆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卽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尙正辭詰之。及聞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詢其天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戲弄。遂得痢疾。醫藥不效。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託生之期。及曰。汝旣屬冥司。卽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

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云諾。後夕乃至。曰。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棋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卽先於城中呼其名。時甌甌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旣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卽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歔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泮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買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酉陽雜俎。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纔入坊內。有哭聲起。受寄者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縲。內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至。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數里可乎。百姓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姓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錢五百人。遍歷陝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卽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者。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瘡。少有死者。

賢奔社陵。韋元方外見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卒於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於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憩。逢武吏躍馬而來。乃裴璞也。驚喜拜曰。見去人間。復効武職。何從吏之。趨趨馬。裴曰。吾爲陰官。職轄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剩使。職司人剩財而掠之。韋曰。何謂剩財。裴曰。數外之財。卽謂之剩。故掠之。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乎。陰司所籍。其數有限。獲而踰籍。陰吏狀來。乃掠之。或令虛耗。或權橫事爾。言畢不見。

前定錄。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吏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怒曰。旣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擊其吏。明日遽有詔命。旣對。適遇太官進食。有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旣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稽神錄。戊寅歲。吳帥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作事少偏。十餘年而卒。

吉凶影響錄。治平中。黃靖國死。見冥中數獄吏指一所曰。此唐武后獄。后惡至大。每以大甕貯黃蝸螯之也。酷吏奸臣皆有獄也。

墨莊漫錄。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皆有能稱。後爲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於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叔。今代滿耶。曰。我今爲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問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夜。珣乃醒。久而方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悲駭。知緯死矣。珣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卽臺立祠以祀之。後呼工爲像。一塑。遂肖其容狀。州縣以緯別無功績。不敢聞於朝。而鄉人歲時。但卽其墓而祭之。泊宅編。朝奉郎李邁。知興化軍時。蔡君謨。襄自福帥尋罷歸鄉。病革。以後事屬李守。守夜

夢神人紫綬金章。從數百鬼物。升廳與守云。逐代者。守問何神。代者復何人。神曰。予閻羅王。蔡襄當代我。明日蔡公薨。李作挽詞。有不向人間爲冢宰。却歸地下作閻王之句。蒙齋筆談。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實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欄檻窗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豬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實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實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實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自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尙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中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實。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特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爲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輟耕錄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隸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卽上馬。隸

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吝。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答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嘗呈舉。官沈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夢覺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

語怪。酆都走無常事。二編已書之。後問邑博熊君。君卽酆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爲常。或人行道路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叩之。則多以勾攝。蓋冥府追逮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承牒行事。事訖卽還。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永樂間。有江西尤和。以進士來爲酆都令。下車左右請謁。豐都觀在豐都山。居邑外。且山勢穹巍。岑遠。草木蔚密。觀奠其陽。殊極雄偉。觀之後山陰。復有山。其境益幽詭。叢灌蔽翳。人迹罕到。中亦有宮宇。則所謂北陰也。其下卽大獄。凡鄉之禱祀者。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於彼者。初蒞政。亦必虔謁。與社稷城隍等耳。尤和初至。聞衆請。岸然曰。烏有是哉。吾久聞此語。今來當官。政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尙有於謁禱邪。然固當親往視之。然後毀除。卽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怒。比入。危級

甚遙。入中門。廣庭修廡。堂殿宏麗。尤略無瞻揖之儀。傲睨四顧。及後室從宇。皆視之。遍返。駕言嗣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明晨方治事。忽身畔一門子。跌仆於公座下。倚其鞵而僵。尤蹴開。顧左右曰。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怒曰。何復爲此誑語邪。吾固曰。當除此風。妄云云者。應加以重罰。而復敢爾邪。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自起。問之可驗。苟爲不然。一移動則卽死矣。奈何。尤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懇曰。望公姑任之。伺渠必白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因任之。越二日夜。尤方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爽然。尤問之。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回耳。尤曰。其詳奈何。曰。初爲冥官召去。言爾可往江西某邑。里攝尤睦。文牒已具。卽持之行。至彼覓尤家得之。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大驚。蓋睦卽其弟也。因問其室廬。何似。童述之。卽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邪。曰。其家有犬。瘕惡不能前。屢入屢爲犬噬。輒退。後乘間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瘕犬。曰。所攝者何如人。曰。卽尤睦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爲其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攝逮同趨。徑歸於豐都矣。曰。然則奈何。曰。既至後。不與我事。卽俾我返。然頗聞睦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大慟。急命人訊於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乃入觀醮論。且欲加整飾宮觀。以致皈依之誠。視其居。事事完備。

已窮壯麗。特其外無坊表之建。棹楔表於門外大道。而稍飾諸暗弊處。復自製文紀其事。鑿之石。立觀中。以示未信。今猶存焉。

聖蹟類

關帝聖蹟圖志。向友正。元仲之子也。淳熙八年。爲江陵支使。攝公安令。癰發於胸臆間。搥療半歲弗愈。嘗浴罷痛甚。委頓而臥。似夢非夢。見一偉丈夫。長髯巨目。著拂塵披衫。微揖而坐。傳藥方與之。曰。用沒藥瓜蒌乳香三味。以酒煎服之。且言桃源許軫知縣亦錄此方。但不用瓜蒌。若欲速效。宜服此。友正敬謝。卽如其戒。不終劑而痊。後詣玉泉禱雨。瞻關帝像。蓋所感夢者。因繪帝於家。

關帝聖蹟圖誌。解州下馮村。有于姓名保者。性至孝。娶妻汪氏。甫三日。被枉株連。謫戍南海。凡萬里。發遣日。泣謂妻曰。予遠離。年邁父母。何人奉甘旨。妻曰。妾之事也。君勿慮。願君冤得伸。可早歸耳。汪紡績。孝舅姑。每朔望。必往帝廟虔祀泣禱。願夫伸冤回籍。如是數載。保雖在戍。顛沛之際。而持身愈謹。有總戎拔爲牧。至洪武丁卯年三月二十三日。暮夜。保忽見馳一赤馬者。狀貌巍巍。詣前謂保曰。汝素孝。可念父母而思家室否。保泣曰。愚蒙枉陷。數年來。鱗絕鴻疏。焉有不念父母而思家室者乎。但由海及解。萬里。且法度森嚴。奚克

歸。馳馬者曰。吾亦解籍。偶過此西旋。汝可協隄。隨吾往解。保從之。疾如風行。恍若雲駕。片晷墜地。時將曙。訊耕者。此何村也。耕者曰。乃下馮村。保知故里。遂旋家。見父母妻子。而泣云。暮夜事。妻曰。此關聖援君也。是日南海伍中失于保。官引檄至解。搜求之日。卽于保至家之日也。職司異之。以事奏上。敕保軍戍。解人由是益欽聖帝之赫奕。

關帝聖蹟圖誌。嘉靖間。臨江縣有禪寺。塑帝像。太史張春未第時。在寺內讀書。往來從帝前。過必稽首致敬。遇朔望必焚香默禱。忽有數蜂在帝像耳內結窠。春見之。卽爲剔去。是夜夢帝至其書室中。春屈膝拜迎。帝曰。承汝療耳。未有以報。子讀春秋。曾知奧義否。遂爲春講解數條。春聽之。皆發人所未發。自此以後。每夜夢帝來臨。一日。麟經友會課藝。春以帝所指示。結構成文。衆閱之。咸嘆賞不置。曰。是必從祕本得來。願借一觀。春曰。實無祕本。此關帝教我。衆哂之。以爲妄語。是年文宗科試。春獲高等。及赴秋闈。復夢帝曰。我來輔爾。三場春在場中作文。筆下若有神助焉。首場合式。二三場有典故未明者。一思維便源。源而來。時春卷落在廣東霍渭崖春秋房。霍以麟經名世。自許無雙。閱春秋藝。見其議論出羣。大奇之。及閱表策。皆祕傳語。益大駭異。力呈此卷。遂中式。丁未科會試。亦如鄉場神助。聯榜及第。殿試後。張春選入翰林。人咸以爲敬帝之驗也。

王同軌耳譚。民部郎沈君襄。其父青霞公鍊。抗疏論奸相嵩過激。徒置絕徼。而又以重忤嚴相棄市。青霞公諸子皆冤死。獨襄出嬰杵藏孤。繫獄且久。一日獄吏持飯。飯襄曰。君食之。凡囚死例給飯。蓋其兩臺使。皆相私人。受相旨。縊死襄獄中。俾無噍類。沈氏耳。襄亦知之。但彊飯待斃。忽白日發異香滿室。而神御赤馬盤舞白雲中。下語曰。我關某是也。汝忠義之子。故來救汝。汝不死。語訖。戛刀入雲中。獄中人皆見之。至夜半。獄外喧聲震地。兩臺使皆以他疏。遂被逮去。身膺縋綺銀鐙一死。一從戎。而襄果出。蓋神力所扶救也。沈君出令安鄉。構聖帝廟。日夕展拜。予友胡載道過安鄉。沈白語其事如此。近聞有聖帝廟在某處。而來禱者。毆父逆子也。神下親戮之。會觀者彌集。神還。坐未及端。而一旦泥像左偏云。李襄記事三則。嘉靖丁酉。汴人有欲弑其母者。晨入關帝廟中。持刀納帝髀下。誘其母來禱。因起爲逆。及其母至。拔刀見帝身動。如壓刀狀。刀拔不可出。昏眩自首。縛之官論死。至歲戊午間。予在京師。正陽門外。帝之廟。素稱靈赫。有王姓者。持錢乞籤。卜弑其母。亦卽昏眩。大呼伏地云。帝縛我。帝縛我。我欲爾爾。邏者以其事聞。上命送大理獄。近者鄉人又爲予道均州監生張尙文。赴吏部選。至邯鄲宿市店中。夢帝語之曰。汝死日不久。乃北上耶。其子時從行。夢與之同。勸止之不肯。及京。授教諭。而三日死。

關帝聖蹟圖誌。兗州府治十餘武迤西北。有聖帝息馬亭。亭畔植松一株。萬曆間。魯藩親督構園爲游觀。藩忽神倦。宛見帝從遠來。馬流血汗。繫於樹下。與藩云。此吾息馬處也。君宜止焉。藩少頃悚然。卽詣樹下視之。地面若雨點痕。藩恍然。遂止遊觀。而易建息馬亭。今樹四季蒼翠。幹古虬盤。若有神護。可與尼山檜樹同觀。予壬戌小春瞻拜至聖陵墓。過亭識之。

留青日札。陳益修。字偉儒。山東濟寧州人。崇禎間爲諸生。讀書關帝廟。有富豪爲鄰。欲侵占廟墀地。益修峻絕不許。一日富豪約同黨帶領多人。伺益修於路。攢毆幾死。鑿穿其二眼。出而掠之。聞水中。兩眼眶如血碗。其家人昇至屋中。環而視之。忽益修曰。天明了。家人驚問。汝何得見天明。曰。我已有眼了。我夢見聖帝同一位穿綠衣戴紗巾者。命一將軍取一雙羊眼睛。納我眼眶內。揉千百下始好。自是益修好學苦讀書。於順治乙酉丙戌聯捷進士。又夢聖帝諭曰。汝已好了。不必與彼人較論。彼二三人。我已罰了他了。自是益修總不較論。竟赴貴池縣任。一年之內。富豪彼此訐告。家產人丁俱絕。予乙巳年在濟寧張宅。聞此事甚悉。換羊眼補眼一事。甚奇怪。却是真。

順治大函氏五臆。浦氏子伯曰大廷。仲曰大欽。兄弟少相友愛。弟因搆於婦。始有小隙。廷

遂書臥內。曰。至易求者。田。地。至難得者。兄。弟。卽其弟。未有以見也。一夕。欽病甚。夢有累石。巨缸。皆骨肉。充其內。回視之。乃聖帝提大刀。挺立其後。欽驚而寤。病良久愈。使齋瓣香。謁南禪寺。關帝廟。焚香楮畢。忽見他楮。懸爐上。擬爲之焚。覺中若有物者。剖之。果得兩紙。如高麗薄綿。繭而色殊白。長可三尺許。字石青。書甫指而大。俱鐘鼎篆文。欽不識也。卒祕之。在篋。因博訪書法家。譯之。垂六百言。句六字。首卽用廷前二句。欽不無心動。於是出以示廷。廷異而貌帝。且暮。禮帝無絕。忽亦得一紙。書於爐下。大率紙字都似初跡。而句三字。余聞而請觀之。其字莊嚴。勢欲飛去。殆非人間筆。卽紙亦非人間有也。後有六丁六甲名字。符各一道。蓋帝敕以訶不祥者。而又有修鍊家言。其別紙。尾印桃園主人圖書。並是青紋。靈氣勃勃。楮間。帝固戒勿輕泄。謂此紙而已。夫帝本以兄弟締好。故不忍人相好而中奪之。姑借一浦。以儆百浦耳。其授廷書曰。朝氣氳。夕拱拜。徒爾勤。非我戒。枝頭青。勿剪壞。斯帝所以神道設教之旨哉。至其授欽書。有曰。五鼎獨餐無味。則帝之重有感於人心也深矣。余欲欽摹帝書於貞石。別釋之。以曉寤者。而欽弗是也。聊識於此。且明帝指不獨私爲浦而發云。

關帝聖蹟圖誌。張尙書磐石未第時。讀書一僧寺。偶遊方丈。若有所思。佇立久之。漫以手

擊僧房門。門隙忽遞一鑰匙。開之。有美女在焉。女曰。公洩彼事。彼將不利於公。奈何。磐石跼踖無計。伏案而思。不覺沈迷。夢關帝云。爾無震懼。吾當救汝。第取吾像傍刀。緊支方丈扉耳。磐石如其言。僧歸推門。刀倒斷。僧磐石持以報有司。有司曰。此必爾所殺焉。有木刀而殺人者乎。置之獄。帝復示夢云。爾當自有司。取原刀植於庭。可令獄中當死囚伏其旁試之。吾自有應也。有司勉從之。置多囚於庭。其刀忽倒。竟斷一盜魁之首。因大駭異。釋磐石。

佟國相撫甘肅。以事出巡。按站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速去。佟不以為意。次晚。夢如初。且云。欲報我恩。但記荆波宛在四字可耳。佟驚起。亟走三日。而伏羌縣沈為湖。卒不解救者為何神。後至建昌野渡。有關羽廟。上書荆波宛在四字。乃悟為關帝靈佑也。遂入拜謁。為修葺之。

宋史羅汝楫傳。汝楫為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筓。朱芾。李若虛。嘗謂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為非。欲從輕典。皆坐黜。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神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人疑神之憾。不釋云。

三柳軒雜識。陳文龍志忠興化人。度宗朝狀元也。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之。至杭。病卒於杭之苗兒橋巷。初文龍入太學。累試不入格。太學守土之神岳侯也。一夕夢神請交代。意必老死於太學。常悒悒不樂。既而赴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外州。又夢神通書。閱書前而曰。交代。後書年月至元。心甚慢之。未幾國亡。城陷。家殘身俘。至杭。幽於太學之側。

明徐有貞。湯陰縣精忠廟碑陰記。有貞初至周流社。觀岳王之先墓。方設祭間。俄有大鳥若隼。盤雲而下。翔集塚顛。侍行舍人邵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有貞覺其異也。遽叱止之。少焉復集。終享。乃翥風而去。見者皆以爲神。

康熙甲寅。吳三桂叛於滇南。駐兵衡州。衡山岳神廟有小白龜。大僅如錢。多歷年所。土人以爲神之使也。敬而祀之。藏之幃中。藉以占卜。三桂妄希神器。擇吉祀神。展輿圖於神座前。默視。視龜之所向。龜蹒跚循走。不出長沙常岳間。至雲南而止。三桂再三拜禱。龜復如之三桂之徒黨相顧失色。故不敢輕出湖南。神告之神阻之也。

神怪類

益都耆舊傳。漢武帝時。蜀張寬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

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小名錄。孫權末。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有一婢名紡績。權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遣紡績與神相聞。崇與表至。權立第舍於蒼龍門外。數使近臣齎酒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奇中。

北夢瑣言。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卽王武俊支屬也。爲三軍扶立。別堡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而東起。宇尙存焉。

伽藍記。平等寺。廣平武穆捨宅所立。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余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

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陔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尨朱兆入洛陽。擒莊帝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

宣驗記。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銷鑄爲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嚮烈雷震。力士亡魂。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漸惶。歸信者衆。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

册府元龜。晉高祖初爲河東節度。後唐末帝圍晉陽。晉陽有北宮。宮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門天王。帝曾焚修。默而禱之。經數日。城西北闌正受敵處。軍候報稱。夜來有一人。長丈餘。介金執笏。行於城。久方不見。帝心異之。又牙城僧坊曰崇福坊之廡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煙生。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僧奔赴。以爲人火所延。及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召僧之年高者問焉。僧曰。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煙。觀其噴湧。甚於當時可知矣。又帝每詰旦使人慰撫守陴者。率以爲常。忽一夕已暝。城上有號令之聲。聲不絕者三。帝使人問之。將吏云。從上傳來。人皆知其神助。

避暑錄話。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並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豈爲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蓋幾邕州之異也。

老學庵筆記。翟公異參政。靖康初。召爲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涌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須出也。果驗。撫青雜記。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以遏其衝。其勢漸逼。主將每遣小校。將數隊四出。遊奕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十人。至六合縣西。望見一隊軍馬自西北來。旗幟不類北人。又不類官軍。兼資躊躇。未知所措。其人馬行速。已出兼資之後。號令下寨。兼資遂斂所部。隱身蘆荻林中。須臾。有一人傳令曰。荻林中有人否。一人應曰。彼中乃生人。與吾不相關涉。兼資聞其有生人。不相關涉之言。而知其爲鬼兵也。乃免冒出。見守寨門官。再拜曰。某大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不知神兵自何道來。其所征討爲何事。門者命報中軍。須臾。中軍傳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一人廣坐。冠服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

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面貌亦俊爽。餘二三人分坐於左右。皆金裝甲冑。兼資再拜致謝未畢。西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汝。太尉管必勝。兼資再拜致謝。因問今日幸遇神將將兵救助。敢請廣位神號。廣坐者瞪視不言。西向者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不與凡間通言。汝不必問。兼資又再拜。就西向者問曰。大王又何神也。答曰。某唐張巡也。指對坐者曰。此唐許遠也。因徧指下坐者謂兼資曰。此雷萬春也。此南霽雲也。兼資少亦讀書。頗記張巡許遠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之節。每整冠斂容。羨其英特。豈期今日得瞻拜風采。信然史所載其有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曰。史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餘人。不知果然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兼資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不知果然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於吾前。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故見雷萬春面上止有一疽。因再拜問曰。史言將軍而著大箭有六。而一疽何也。萬春曰。當時實著六箭。而五箭著兜鍪。人人相傳。謂吾而著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也。須臾命酒。餽饌亦人間之物。惟天神不食。久之傳漏者報云。天漸曉矣。巡謂兼資曰。汝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然此去悖逆。吾當斬其首以報上。

帝語訖。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呼其所部出。至張許下寨之所。已不復有人矣。不半月有皂角林之捷。未幾其主有龜山之禍。果如言。兼資後累功至正使。見今在西京。多與士大夫言之。

續夷堅志。正大四年丁亥。平涼西草場天王塑像。前後颯動。凡兩晝夜不止。而泥塑之衣紋。都不剝落。知府徒單百家奴往拜之。拜至三像。即不動。知府去。動如故。

異聞總錄。宋欽宗至源昌州。宿城外寺中。殿中佛像皆無。惟石刻二胡婦在焉。鬼火縱橫。散而復合。忽有人攜酒物出現。曰。此寺有神。明最靈。隔夕報夢曰。明晚有天羅王。衣青袍。從者十七人。自南方來。此宿頓。是以到此。祇候。帝飲罷。人復引帝入山阜間。有草舍三間。入其門。聞人喏聲。若三十餘人。衆皆驚訝。視神亦石刻一婦。若將軍狀。手執鐵劍。侍者皆婦人。及帝出門。又聞唱喏聲如前。詢問。則曰。契丹天王侍女神寺。帝方悟其前身。元是天羅王也。

嘉定王西莊光祿未貴時。有至戚某家娶婦。邀請同觀花燭。時適微雨。意將却之。因再三相請。遂著屐往。某戚所居本幽僻。路過曠野。見一婦女身穿麻衣。如新寡者。躑躅中途。王訝之。急足迅走。卒不能及。乃叱之止。始駐足焉。王問以泥塗。不憚跋涉。意欲何之。曰。將至

某家王。又言某家有喜事。汝凶服在身。宜謹避之。婦乃號咷而逸。及至戚某家。晤主人。告以所見。主人曰。此披麻星也。遂邀術者至。責以擇吉不慎。術者曰。吾固知之。惟是日雖星值披麻。然有文曲星勝之。故無咎。於是人皆謂光祿後必大貴。

神仙類

西平縣志。金梁先生。不知何許人。以下隱金梁橋。董永子思見其母。問卜於先生。先生告之曰。城南十里有池。七月七日。羣仙浴其中。列衣於岸。數至七。則汝母衣也。抱衣以俟。自獲見母。至日詣其處。果然。永子哀泣呼母。母曰。兒何以知至此。曰。邑中有金梁先生告兒也。乃取一簪付子。謝之。送兒於坡。執手泣別。今號其坡曰離兒坡。池曰仙侶池。後永子至城。先生鍵關不納。以簪投之。火爇其廬。先生不知何往。

搜神記。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異人。授以祕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爲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須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之。乃父母也。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神仙傳。葛元。字孝先。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元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元遊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元曰。符亦何所爲乎。卽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二符合一處。元乃取之。又江邊一洗衣女。元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於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元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卽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元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人。使元飲酒。精人言語不遜。元大怒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脊。卽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元曰。赦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元曰。與爾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元嘗行過廟。此神嘗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衆鳥。莫敢犯之。元乘車過不下。須臾大風迴。逐元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元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卽舉手止風。風便止。元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元見買魚者在水邊。元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

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元曰。無苦也。乃以魚與元。元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元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元。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元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元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元作可以戲者。元時憇。方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元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著屋棟。連日猶在。元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元嚼之。故是飯也。元手拍牀。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元止之卽止。元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元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元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卽爲逆流。十丈許。於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元知其誑。後會衆坐。元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坐矚目。良久集地。著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元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慚。遂去。不知所之。吳大帝請元相。

見欲加榮位。元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帝見道間人民請雨。問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元曰。易得耳。即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暝。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否。元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元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船無大小多濡沒。元船亦淪失所在。帝嘆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船沒已經宿。忽見元從水上來。既至。尙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元每行。卒逢所親。要於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出如泉。杯滿卽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卽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元。元意不欲往。主人強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元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元家。更見元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走還向元死處。已失元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去遊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著不可取。及達會稽。卽以報元。元自取之。卽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時當發。至期。元衣冠入臥室而氣絕。其色不

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元所在。但見委衣牀上。帶無解者。且問鄰家。鄰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西陽雜俎。高唐縣鳴石山。巖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異苑。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造焉。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述異記。荀瓌。字叔偉。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而滅。

雲笈七籤。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爲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沈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璞汗流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

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依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冤所爲。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冀可愈爾。其子以此告璞。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其門大開。卽見魚鼈鳥獸。猪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爲人。飛空而去。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旣下。乘功德力。託生爲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乃平復。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看覽雲泉。戀慕幽境。直至日晚。得一曰。山中無食。可以延留長者。若住宿宵。必恐僕從饑餒。此有徑路。可以還家。取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爲一橋。二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送璞與僕從。從此而去。須臾到家。明日差人入山致謝。已失得一所在。璞全家修道。居於華山焉。

神仙感遇傳。權同休。元和中。舉進士不第。遊江湖間。遇病貧窘。有村夫賃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雇者但具湯火。意不爲市。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忽見折小樹枝盈握。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麤沙。按之爲豆。湯成與眞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

愈謂雇者曰。余貧病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女市酒肉。會村中父老。丐少路糧。無以辦之。雇者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筥札。聚於盤上。以水灑之。悉成牛肉。汲水數瓶爲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獲束縑三十緡。秀才方慚謝雇者曰。某遭遇道者。過亦甚矣。今請爲僕役。以師事焉。雇者曰。余少有失。謫爲凡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日。勿請變常。且卒其事。秀才雖諾之。每所呼指。常蹙蹙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爲說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惟淤泥中朱筴。及髮頰。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劇談錄。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尙醫。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誤於巖嶂之間。不覺遂行數日。所齋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叩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於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煙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啟。其中有百餘顆。如菽豆之狀。便於藥室取鑿。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香氣。視

之已如掌大。可以食矣。渴卽取鑿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饑渴。俗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偷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因述慮失道。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旣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旣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虛僕射耽味元默。思覩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神仙感遇傳。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涉學。而未有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敝衣冒風雪甚急。見其來投觀中。與之道室而宿。旣暝。無燈燭。雪又甚。忽見室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而明。唯以小葫蘆中出衾被帷幄裊褥器用。陳設服翫。無所不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寢。光亦尋滅。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冀天曉之後。聊得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宗老刳心責己。周遊天下。以訪求

焉。

神仙感遇傳。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啟關。躊躇以候。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竦。旁有大山。引之至一室內。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汝有書性。爲我書之。發禳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試案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窮。限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卽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迺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梓方將受錄。頗異其事。以爲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傳祕錄。有此嘉祥。旣彰悟道之階。允叶登真之兆。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神仙感遇傳。鄭又元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小與鄰舍閻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元性僑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閻丘子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爾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閻丘默有慚色。歲餘乃死。又十年。又元明經上第。補蜀州參軍。旣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元宴遊。又元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又元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

及酒闌。友謂又元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豈其罪邪。又元慚而召仇。既至。又元以卮酒飲之。生固辭不能引滿。又元怒罵曰。爾市井之賤。徒知錐刀。何僭居官秩耶。且吾與爾爲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慚恥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元罷官。僑居濛陽。而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元高其風。往而詣之。願爲門弟子。留之且十年。未嘗有所授。又元稍惰。辭之而還。其後因入長安。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元與語。機辯萬變。又元深奇之。童子謂又元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又元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閩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爲非類。罵辱我。又爲仇氏子。作尉唐興。與子同舍。受我厚賂。而謂我爲市井之賤。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簪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於人間。與汝爲友。將授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元既悟其罪。而竟以慚恚而卒矣。

仙境類

神仙感遇傳。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泰始中。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

彈棋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焉。言訖。復彈棋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下立饑。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卽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頭忽然不見。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閭舍。皆爲墟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西陽雜俎。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母宜久留。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個。欲取。乃化爲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拾遺記。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崑崙山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樹焉。

杜陽雜編。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云於海上泊洲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閑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闕。其中有數公子。冠章甫冠。著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見。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

皇帝乃我友也。汝當旋去爲我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函。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識之。還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蹤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京師。卽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論其文爾。因命緘以紫泥玉鑰。致於帳內。其上往往見五色光。可長數尺。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上因嘆曰。鳳芝龍木。寧非此驗乎。

尙書故實。盧元公鈞奉道暇日。與賓友語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韋卿材。太和中。選授江淮縣宰。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灞滻時。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非常日經過處。旣而望中有燈燭熒煌之狀。林木葱蒨。似非人間。頃之有謁於馬前者。如州縣候吏。問韋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頃復有一人至前。謂謁者曰。旣至矣。則須速報。上公。韋問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對。却走而去。逡巡遞聲。連呼曰。上公請。韋下馬。趨走入門。則峻宇雕牆。重廊複閣。侍衛嚴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僅四十。戴平上幘。衣素服。遙謂韋曰。上階。韋拜而上。命坐。慰勞久之。亦無餽酒湯果之設。徐謂韋曰。某因世亂。百家相糺。竄避於此。推某爲長。強謂之上公。爾來數百年。無教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

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綰十疋。贈之。韋出門上馬。却尋舊路。迴望亦無所見矣。半夜月色微明。信馬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逆旅暫歇。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綰視之。光白可鑒。韋遂驟却入關。詣相國。具述其事。因以淺淺分遣親愛。相國得綰亦裁製白服。韋云約其處。乃在驪山藍田之間。蓋地仙也。

雲笈七籤。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不知所止。月餘至大山。瑞雲覆繞。奇花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安得至此。客具以告。乃令移舟於岸。既登岸。乃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宮觀。既入。見一道士。眉鬢俱白。侍衛十餘人。坐大殿令上。與語曰。汝中國人也。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卽蓬萊山也。乃令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號。至一院。扁鎖嚴固。窺之。衆花滿亭。堂有几褥。焚香階下。客問之。此院誰何。答曰。此是自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辭歸。數旬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公已脫煙埃。投棄軒冕。與居味味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

粵西山水奇特。往往異境。天開相傳某邑鄉人樵採。至一峭壁。無可攀躋。其下忽露洞口。蛇行而入。屈曲十餘丈。始見天日。高山平原。清流嘉蔭。靡所不有。出以語衆。且擷幽花異

果以證其實。好事者入而跡之。則有宮室廢址。及漢篆碑版。不知避秦世外者。何以入而復出也。厥後。邑人往遊者繁。宰官迷信最深。以爲必係鬼神之域。懼于幽譴。固以泥丸。日久遂失所在矣。

仙丹類

續西陽雜俎。相傳天寶中。中嶽道士顧元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強登旗亭。傾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爲。拜請所欲。元績笑曰。予燒金丹。八轉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嶽。上峯險絕。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元績取乾飯食之。卽日上章封劄。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慎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元績不言之戒。父母爲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用男女爲。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鼎破如震。丹已飛矣。釋玄奘西域記云。中天婆羅龐斯國。鹿野東有一澗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礫爲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

壇作法。求一烈士。曠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且不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於壇側。隱者按劍念呪。將曉。烈士大呼。空中火下。隱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語其違約。烈士云。夜分後。惛然若夢。見昔事主。躬來慰諭。忍不交言。怒而見害。托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不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殺爾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惟止此子。應遽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爲。吾過矣。烈士慚忿而死。蓋傳此之誤。遂爲中嶽道士。

續西陽雜俎。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脈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服。

宣室志。趙州昭慶民駱元素者。爲小吏。得罪於縣令。遂遁跡而去。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

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元素訊之曰。爾安得至此耶。元素對得罪於縣令。遁逃至此。幸翁見容。翁引元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至一巖穴。見二茅齋。東西相向。有侍童一人。年甚少。居於西齋。其東齋有藥竈。命元素候火。老翁自稱東真君。命元素以東真呼之。東真以藥十餘粒。令元素餌之。且曰。可以治飢矣。自是元素絕粒。僅歲餘。受符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又謂元素曰。子可歸矣。既而送元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自此以符術行里中。常有孕婦過期不產。元素以符一道。令餌之。其夕即產。兒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俱述。其後元素犯法。刺史杖殺之。凡月餘。其尸如生。曾無委壞之色。蓋餌靈藥所致。於是里人收瘞之。時寶歷元年夏月也。

茅亭客話。僞蜀成都南米市橋。有柳條家酒肆。其時皆以當壚者名。其酒肆。柳條明悟。人多狎之。偶患沉綿。經歲骨立。尸居。俟死而已。有一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勲奉。因愍其恭恪。乃留丹數粒。且云。以醺酒債。令三日。但水吞一粒。服盡此丹。患當痊矣。柳條依教。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杖而能行。終服充盛如初。有僞太廟吏王道賓者。人皆目爲王太廟。本漢州金堂縣人也。因知其事。遂懇求柳條。取服餘之藥。以鐵茶鐺盛水。銀投丹煎之。須臾水銀化爲黃金。因是將丹與金呈蜀主。云此金爲器皿。可以辟毒。爲玩物。可以祛邪。

若將服餌。可以度世。蜀主問合丹之法。云有草生於三學山中。乞寧金堂。以便採藥。乃授金堂宰。明年藥既無成。知其得丹於柳條。遂誅之。休復嘗見道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仙藝者。苟或得之。必招其禍。而况諂詐者哉。

宋書劉懷慎傳。懷慎弟懷默。懷默孫亮。歷黃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太宗嘉之。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引。令合仙藥。至益州。秦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後。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

塘城集仙錄。邊洞元。范陽人女也。爲道士。性好服餌。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往往爲藥所苦。吐痢。至於疲劇。亦無所怨嘆。疾纔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揮解。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仙。白日昇天。聞之皆以爲笑。叟面目鰲黑。形容枯槁。行步僂僂。聲纔出口。衆笑謂之曰。既還丹可致不死。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邪。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

自服。便飛昇沖天耳。衆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有心。何言求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修行。能好道。復能修行。精神不退。勤久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牽。初心不變。如金如石者。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也。問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也。叟曰。天。上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爲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問答之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逡巡暴風雷雨。遞相顧視。驚悸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門。徑至洞元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救。能服之。邪洞元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元曰。此窮窘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蟲。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卽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於藥囊中自探之。洞元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丸藥。叟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旣服二藥。無復易腸換血之事。卽宜處臺閣之上。

接真會仙。勿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卽可以昇天。當有天衣天樂。自來迎矣。須臾雨霽。叟不知所之。衆女冠奔詣洞元之房。問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誕。或嘆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羣衆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元告人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顧眄之際。樓猶扇鑠。洞元告人曰。我不於此。語猶未終。已騰身樓上矣。異香流溢。奇雲散漫。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

妖怪類

述異記。漢武宴於未央宮。忽聞人語云。老臣負自訴。不見其形。良久。見架上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拄杖。僂步至前。帝問曰。叟何姓名。所訴者何。翁緣放拄杖。叩頭不言。因仰視屋。俯視帝脚。忽不見。帝駭懼。問東方朔。朔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頃來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後視陛下脚足者。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不欲更造。帝乃息役。後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置肴膳芬芳於帝前。前梁上翁及數人。年少絳衣。紫帶佩纓。皆長八寸。一人最長。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濕。或挾樂器。帝問之曰。向所聞樂。是公等奏耶。對曰。臣前昧死歸訴。蒙陛下息斧斤。得全其居。故相慶樂耳。遂奏樂。獻帝洞穴珠一枚。遂隱不見。帝問方朔。何謂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

赤蟻。蟻生此珠。徑寸。明耀絕世。帝遂寶愛此珠。置於內庫。

搜神記。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常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能令暫出。舌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云。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爲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未嘗而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寧肯請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復見來。便當斫之。後果得怪。

搜神後記。晉永嘉五年。張縈爲高平戍邏主。時曹嶷賊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焰十餘丈。樹頭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惶恐。並戒嚴。出將欲擊之。乃引騎到山下。無有一人。但見碎火來。灑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惟見鬪骨。百頭布散在山中。

搜神後記。晉元興中。東陽太守朱牙之。忽有一老公。從其妾董牀下出。著黃裳衿帽。所出之埒。甚滑澤。有泉。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病瘧。公曰。此應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果得虎陰。尙餘煖氣。使兒炙噉。瘧卽斷絕。公常使董梳頭。髮如野猪毛。牙之後詣祭酒上章。於是絕跡。乃作沸湯試澆此埒。掘得數斛大蟻。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

夫見刀。操黃金一餅。求以易刀。及授刀。忽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糞。計此乃牙之家鬼也。

述異記。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被之。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高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兩分之。中央相連。上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傍悉開口。加規。體質虛輕。頗作木筒。中央似鳥毛爲褥。此神能化隱身。罕覩其狀。蓋木客山獠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金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樹老中空。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袁道訓。道虛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謂二人曰。我處荒野。何預汝事。巨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時火起。合宅蕩盡。續搜神記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脚爪如鈎利。高巖絕峯。然後居之。能斫榜牽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買榜。先置物樹下。隨量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去。亦不橫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交語。死皆殞歛之。不令人見其形也。葬榔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中。南康三管代船兵往說親覩葬所。舞倡之節。雖異於世。聽於風林響聲。類歌吹之利。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艦。木客乃獻其榜。而不得見。

搜神記。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都出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束頭擔歸。云至家。當斧斫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窣窣動。轉頭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常相祐助。并令斷大得蟹。王迴顧不應。物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何姓名。當復何許。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獠。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

甘澤謠。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幸喬氏。窈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之藝也。未幾。沉於雒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相州鳳陽門宋媼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謝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欸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可不召梁公也。

三思曰。倘阻我燕。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輿中隙。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寧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乾牒子。葉縣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鄙之街南。渠西有小莊。常朝往夕歸。大歷初。八月十五日。天地無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林。皆植白楊。是時秋景落木。仲朋跨馬。及此二更。聞林間械械之聲。忽有一物自林飛出。仲朋初謂是驚棲鳥。俄便入仲朋懷。鞍橋上坐。月照若五斗。拷搯大毛黑色。頭如人眼如珠。便呼仲朋爲弟。謂仲朋曰。弟弗懼。頗有羶羯之氣。言語一如人。直至汝州鄙門外。見人家未寐。有燈火光。其怪歛飛東南上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說。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弟妹於

庭命酌。或嘯或吟。因語前夕之事。其怪忽從屋脊上飛下來。謂仲朋曰。弟說老兄何事也。於是小大走散。獨留仲朋。云爲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細視之。頸下有瘻子。如生瓜大。飛翅是雙耳。又是翅鼻。烏毛斗帽。大如鵝卵。飲數斗酒。醉於杯筵上。如睡著。仲朋潛起。礪闊刃。當其項而刺之。血流迸洒。便走去。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卻。映屋脊不復見。庭中血滿。三年內。仲朋一家三十口蕩盡。

續酉陽雜俎。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中。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卽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中乃留飲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綴細密。殆非人工。王中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白妹。旣無極親。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旣無託。願執粗井竈。王中卽日賃衣。賁禮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卽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中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中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嚙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中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啟其戶。戶牢

如鍵。乃壞門闔。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惟餘腦骨及髮而已。續酉陽雜俎。寶歷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廚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門。因轉堂上。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璋欲擊之。變成火。滿山久而乃滅。

幽明錄。臨川郡南城縣令戴督。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督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督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祟。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螭形。乃火上沃醯。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督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督亦隨出。督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督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督至死。不肯言其情狀。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載席帽。扳欄大笑。卻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掛於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幽明錄。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掇煎餅數枚。置其掌

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跡。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礮石。

幽明錄。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迴。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升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縷如紅線焉。時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割馬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酉陽雜俎。前秀才李鵠覲於潁川。夜至一驛。纔臥。見物如猪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旣潛。身草積中。屏息且伺之。怪亦隨之。聲遶草積數匝。瞪目相視。鵠所潛處。忽變爲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左右取燭。索鵠於草積中。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稽神錄。江南軍使王建封驕恣奢僭。築大第於淮之南。暇日臨街坐窗下。見一老嫗。攜少女過於前。衣服縑縷。而姿色絕世。建封呼問之。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爾女。而給養以終身。可乎。嫗欣然。建封卽召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嫗及女始脫故衣。皆化爲血凝於地。旬月建封被誅。

稽神錄。李遇爲宣武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其家厩中畜猴。鬪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棄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則滿城皆臭。田頴將敗。出於街中。巡夜者見之。不敢迫。旬月禍及。

稽神錄。信州有板山。川谷深遠。采板之所。因以名山。州人熊迺嘗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弟從西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見中有道士自東來。傳呼甚厲。迺弟恐懼。伏於草間。俄而旂幟戈甲。絡繹而至。道旁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輒爲所戮。至軍中。有一人若大將者。西馳至。度其去遠。乃敢起行。迺曉。方見其兄。其道所見衆。皆曰。非巡邏之所。而四去溪灘險絕。往無所詣。安得有此人。卽共尋之。可十餘里。隔溪。猶見旂旂紛若。布圍。斃獵之狀。其徒有勇者。遙叱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蟻。取而碎之。皆有血云。貯在庭中。以火燒之。少時蕩盡。衆口悲哭。迺亦尋患足腫。粗於瓮。其酸不可忍。旬月而終。

聞見後錄。虛立之尙書云。宣和末。禁中數有變異。曰。擢者爲甚毒。夜久。有巨人呼擢云。遇人必撒裂之。中官有膽勇者數輩。相約俟其出。迫逐之。巨人返走。墜一物。鏗然有聲。取視之。乃內帑所藏鐵幘頭也。趙正之云。禁中舊有此怪。不出。至宣和末。始遍出宮殿中云。

玉照新志。宣和末。禁中言崇出深邃之所。有水殿。遊幸之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攜嬪御。闈官凡數十人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祇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喻左右勿恐懼。見其纒鬢如雲。素頸燦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座。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鬚髯如棘。面長尺餘。四目若電。極爲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逡巡不見。上急命回輦。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

墨莊漫錄。處州縉雲縣簿廳爲武尉司。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接。妍麗閑婉。有殊色。其來也。異香芬馥。非世間之香。自稱曰英華。或曰綠華。前後官此者。多爲所惑。建炎中。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同僚皆預其宴集。慧辯可喜。與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媚。不害於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揚州。時車駕駐蹕淮南。英華亦隨而行。至揚州南門。不肯入。謂尉曰。天子之所。門有守禦之神。我不可入。我從此而逝矣。然君之行。若復差往泗上。禍卽至矣。遂慘別而去。尉至御營。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幾而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獨小吏得脫而歸。英華已先至邑久矣。其後有蔣輝遠。永嘉人。爲邑簿。英華出如平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歸。輝遠獨在官所。英華時復出現。其來也。香先襲人。輝遠不少動心。一

日。謂輝遠曰。君索居於此。妾欲侍巾櫛可乎。而君介然不蒙盼顧。亦木心石腹之人也。輝遠曰。汝宜亟反。毋相接也。因齋戒具章奏欲訴於天。是夕復至曰。君毋庸訴我。某無所舍。得一庇身之地。不復出矣。輝遠曰。汝果爾。吾爲汝立祠以祀。如何。華感激而去。自是不復至。輝遠越數日亦忘之。時家有素絲數束。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牕牖。連綿不可解。輝遠因悟曰。我許汝立祠而渝約矣。卽爲汝謀之。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以祠香火。明日其絲悉以成束。若不經手者。其怪遂絕。予舊聞斯事。後見處州土人所說。悉同意。其爲草木之妖也。

幽怪錄。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閉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妍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嚶嚶可辨。自言玉真娘子也。偶至此。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爲小龕居之。晨夕香火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來觀。必輸百錢。方啟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某年飛去。不知所在。

寧國縣志。宋淳熙乙未。歙縣李生浪遊至寧國。行倦。值一笮女於茅岡桑林。含笑相迎。自言蔡承務家五十三姊。遭嫡母逼嫁。得金銀數十兩隨身。苟逃性命。不謂邂逅秀才李慕。

其財色。西留漢川。開米鋪。七年。生一男一女。積數千緡。忽有道人。自稱何法師。望見此女。探袖中幅紙。磨珠砂。濡筆書符。以水精珠。炤太陽。取火焚拋門內。女大叫。卽滅。李攜兒歸。經寧國境。訪所謂蔡氏。無有也。

篷櫬夜話。柳碕小逆旅。余因月黑。漫投之。先有頰頰。長髯幅巾。據案者。旁二客佐飲。雄談大劇。無復顧忌。縷數天下津要。百貨所殖。疊疊若觀。已臧否京輦百司。又非刺時宰。每一激烈。輒一拍案。相與引滿。鯨吸。旣醉。謾罵呼主人曰。我雞鳴時。當出小有營。行李寄樓。母令人所窺。主人唯唯。惟謹。余念必江湖大俠。一夜快其談吐。迨曉登樓。無所有。唯血剝狼鼠皮一竿。倚柱而已。

徽州有怪。能與人應答。善盜財物。婦女微有姿色。皆被淫。當其來。如夢魘然。或詢其名。曰。我律畢香也。郡守患之。遣使乞張真人符籙。然仍不能絕也。

餘姚時有甕平爲祟。其至人家也。輒與婦女合。及去。則毛落枕席間矣。

鬼怪類

搜神記。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卽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

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卽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襦。襠傷左髀。以襦襠中絲拭血。

搜神後記。承儉者。東莞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云。沒故民承儉。人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救。內外裝束。作百人仗。便令馳馬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而不相見。聞冢中啍啍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不見人往。令既至。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逃走。棺未壞。令卽使人修復。其夜令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痣如藿葉。一人斷其前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並擒獲。

獨異志。鄭之管城。有居人鄭虔章者。落魄酒盃間。年五十餘。無聞焉。日醉歸。寢賓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爲鬼拽臂入坑。逡巡至膊。其人荒叫。親戚舉燭俱至。相與牽爭而不能制。漸入至胸臆。頭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沒。若隨水者。乃合衆村鑿鑿掘之。深丈餘。得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葬之。

法苑珠林。唐睦仁僑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學之十餘年。

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天官。衣冠甚偉。視仁蒞而不言。後凡數十相見。忽駐馬呼仁蒞曰。吾是鬼。姓名景。任臨湖國長史。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其王卽故趙武靈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吾乃能有相益。大業初。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蒞於家。教文本書。蒞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鬼神常苦饑渴。多偷竊人食。我旣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餐。文本卽爲具饌。備設珍羞。仁蒞請有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蒞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惟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眭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劇談錄。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潯。寓居圃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爲意。每見人銜杯酌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臥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鄰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尪劣。服色或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堦而上。左右妻孥。悉無所覩。謂潯曰。爾當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醜醜之間。必爲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牀第衾裯。皆是餘瀝。將出。謂潯曰。何似當時惜。

酒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醒。寢瘵惓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爲鄭州刺史。親召李生而說之。括異志。歐陽文忠公慶曆末。水宿采石渡。舟人鼾睡。漸至月黑。公滅燭方寢。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答曰。有參政舡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攜至。公私念曰。舟尾逆浦。且無從人。必鬼也。通夕不寐。五鼓聞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曰。齋料幸見還。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而歸。公異之。後日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曰。某夜有施主設水齋。攜室人至。方拜。忽思臥。少頃乳一子。俄腥風滅燭。大衆盡恐。乃公宿采石之夜也。公後果參大政。

鐵圍山叢談。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勸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絰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瞠謂。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卽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往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見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往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

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且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爭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清尊錄。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板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爲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異聞總錄。華亭衛寬夫喪其妻。未踰年。再娶劉氏女。故妻屢附童妾。出言怨詈。室中常有怪。或聞彈指歎息聲。家人白晝見其坐堂上。就之則亡。一櫃貯錢帛。扇鏹甚固。忽蛙聲羣闕於內。移時不已。遽開視。空無一物。惟擲出千錢。自能卓立。如爲人扶挈。久之乃仆。劉氏生子。踰晷得疾。巫者言故妻作祟。祈謝之。萬方不少愈。寬夫怒。取影堂木主斧碎之。每刃一加。兒輒大叫。凡三斫三叫。兒死。怪亦息。

南墅閒居錄。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其婦人臥棺中。有一兒坐其側。恐

其爲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韓文懿公貌陋。髻如蝟。年逾四十。領鄉薦。計偕北上。襆被徒行。偶日暮失路。宿人家簷下。少間。一叟籠燭至。問誰何。因具告邦族。叟擢然曰。慕盧先生耶。向讀大文嚮慕已久。今不知惠臨。褻慢勿罪。乃謙詞致謝。叟叩門肅入。爲具酒食。就廳事西偏設榻。廳供祖先木主。殘燈尙明。請文懿安寢。甫就枕。時正月中旬。月明如晝。忽聞窸窣作聲。一女從門隙入。徑至木主前。伏地拜。已出一物。置香爐下。冉冉復由門隙入。文懿知有異。悄起於爐下。摸索得一物。就燈下諦視。類篋絲。上纏紅線一。腥臭刺鼻。乃攜壓枕下。倚枕假寐。以覘之。無何。又聞窸窣聲。前女從門隙出。後隨一女相將至木主前。伏地交拜。前女索爐下物。不得。意惶急。後女立待良久。乃由門隙入。前女至榻前。問曰。頃爐下一物。見之否。文懿披衣起。坐曰。良有之。汝需此何爲者。女曰。實告公。妾乃縊鬼也。今夕得替投生。非此物無以爲信。乞公憐而賜還爲幸。文懿冷笑曰。若然。汝利人之死。以圖己之生。我實不願遂汝之生。而不救人之死。物固在此。吾決不汝還矣。女再三哀之。則瞪目拈髯。冷笑不答。女變色曰。公不畏鬼邪。如再不還。將現變相矣。文懿笑曰。縱現變相。亦本來面目。吾何畏。女長袖一拂。

蓬髮垢面。舌出唇外。長尺有咫。怒目相向。文懿笑曰。技止此乎。試亦觀我變相。時文懿宿醒未解。酒氣尙醺。急起。赤足。索得隻履。夔躍而前。鬚髯怒張。盛氣向女。面一嘘。女悲嘯撲地。頃刻澌滅。文懿急叩內室門。叟出。備告所以。先是。叟有子出外。婦不得於姑。日間適以小事勃谿。叟聞文懿言。知有變。急入告媪。相與破婦鬪門。果見婦懸於梁。氣尙未絕。解纆以水灌之。頓蘇。天明。文懿出爐下物火之。並將灰投之。園以絕其患。

劉雲山常州醫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曰。我毗陵人劉雲山也。投一七而霍然。贈之金。不受。曰。他日尋我於毗陵之司徒廟巷。逾月。某至。常詢於人。廟側有老叟曰。雲山死三十七年矣。顧其生時。篤信鬼神。曾授夢於是廟之神。募地以廣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尙可識其形容也。某驚愕。入拜其像。宛然。乃哭祭而去。

康熙壬辰。蘇伶談胖嘗以三百金託倪子九爲子捐官。子九沒之。乾隆庚申。子九以幼子生囊癰。不樂。集戚友作博戲。以消遣。羣不逞訟之。費三百金完案。子九謂其子曰。爲汝生瘍。致有此事。子笑曰。我談胖也。一言而暝。

南匯新場鎮方芭田茂才鵬運有二子。以病廢舉業。次納粟爲監。而酷嗜鴉片煙。芭田以是常鬱鬱。咸豐甲寅夏病卒。至十一月某日之夜半。次子亦病篤。仍吸鴉片。連吸終不進。

斗。卽大呼。作芑田聲呼曰。吾令汝戒煙。終不聽。今猶吸乎。速去之。語次。卽自毀煙具。又呼長子訓之。又呼其壻沈某曰。吾老。吾婦屢受汝惠。今又須資助。次兒買妾。然汝亦應納簋室。吾女若有言。自有吾在。可無慮。世方大亂。勿居川沙。惟新場永爲樂土。可挈眷以來。天下大勢。難以逆料。吾轉輪後。托生陝西鍾姓。再二十年。可成進士。爲湖北博陵縣知縣。壻他日可來。吾署爲司關。藉補不足。又呼姪孫觀峯曰。汝今秋募鄉勇保衛一方。亦佳。惟當存心公正。卽遇災患。自邀天佑。吾子雖於爾爲叔。然長者有過。不妨力爭。族中汝年最長。諸事幸勿作壁上觀也。

丹陽有貢寶楨者。教授鄉里。光緒初年。六十餘矣。及門者夥。與郇錫霖尤契。郇早世。貢哭之慟。久而不忘。每飯。必別具杯箸於案。虛左以待。而舉以相讓曰。錫霖。汝飲此乎。汝食此乎。時或與郇談藝。郇且有語聲也。如是者年餘。郇別貢而寧家。則與其婦同臥起。有所語。家人悉聞之。一日。出游。訪其同學之族人某曰。君生前假吾之尙書。尙未見還。亦憶之否。郇歸。乃語其婦曰。齋中第幾架第幾層。有尙書若干冊。可爲取之。其婦依言檢書。陳於几。明日。某聞叩門聲。若有人言曰。頃以君之尙書送還。在門外矣。某啓門視之。則尙書八冊。固赫然在也。郇魂之歸。逾二載矣。貢時年八十餘。已輟教。聞其死而猶生也。亟至其家訪

之。則與貢笑語。如在塾時。流連十餘日。貢歸。乘車行。車以一人推。一人挽。設兩座。坐者貢一人。而兩方之重量均。行十餘里。重量頓殺。蓋郢送貢至中途而返矣。其在車時。語貢曰。弟子今爲師薦一館。問何所。曰東嶽廟也。貢至家。不兩月而卒。

朱雲甫。名其昂。浙江候補道。寶山人。僑居上海。其家世以沙船爲業。諳悉海道。上海之有招商局。自朱創之也。購汽船往來南北洋。而江浙之漕糧。卽附其船以達。朱實專司之。光緒戊寅。在大沽分局。偶感時疾。旬日而亡。年未五十。亡之次日。由汽船寄信其家。船甫至。信猶未達也。其家一婢忽仆地。作朱語。告家人以死期。且云。本尙可活十二年。爲醫藥所誤。今附某船南歸。至矣。舉家方共惶駭。而船中之信至。

朱銘盤。字曼君。秦興人。記誦淵雅。文詞典贍。光緒癸巳。舉孝廉。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吳武壯公聞其名。聘爲記室。與張季直殿撰同掌機要。武壯賓師之。不以屬吏待也。光緒甲午。武壯卒。所部有欠餉未放者。朱代領萬金昇至舟。待發矣。蓋朱又爲駐旅順淮軍將領張某所聘。亦武壯舊部也。盜偵知之。亦附其所乘之船。以行。見其昇銀至家。遂往約他盜。夜劫之。及朱昇至家。忽轉念。不如昇往軍中爲妥。盜不知也。至夜。盜十餘人。破扉入。覓銀。無有。詢朱。朱曰。此軍餉也。已至營矣。一盜將刃之。前隨之盜曰。不可。我輩與朱某無仇。何必

血刃。遂劫其衣物少許而去。次晨。朱報張緝之。獲七人。前隨之盜亦在其中。蓋亦武壯革退之兵也。直承不諱。並云我輩最忌空過。故劫其少許物。計不值白金。當不至死。且我尙有德於爾。爾亦當以德報。張回顧朱曰。如何。朱曰。君按軍法辦理可也。何必問。張不得已。駢斬之。未幾。朱妾生子。彌月之期。大開湯餅宴。賓衆雜沓。朱抱子出。示衆。賓時。朱年已逾四十。始得子也。抱而入。甫至廳事後。忽聞朱狂呼曰。勿傷吾兒。旋聞兒亦狂啼一聲。戛然而止。衆趨入視。朱僵於地。兩目直視。歷叙殺盜事。又云我錯我錯。乞恕我子。須臾氣絕。更視其子。亦死矣。

鬼之一事。討論者多。率不得其端倪。惟宋儒二氣良能一語。最爲鞭辟入裏。常廉綱研究神鬼學。曾語人一事。絕奇。可與二氣良能及近日西人鬼爲電氣一語。互相發明。其言云。西鄰一宅。幽邃深黑。相傳多鬼。無人敢居。而時有人至其間。自刎自經者。計已十數。常請於屋主。假之爲柴倉。一日。媪至屋搬柴作晚餐。時當西末。已昏黑不辨。惟東廂有光一縷。從園中斜照進者。瞥見有黑影團團。細審之。髣髴有衣冠者。布衣草履者。二三人。媪夙聞是室爲魑魅出沒之所。亦不怖。審其爲怨厲餘魂。因屏縮以待之。俄衣冠者。身上有火光迸裂。如掣電。卽轟然一聲。彷彿霹靂。其布衣草履者見之。亦作戰慄狀。而衣冠者已不見。

矣。媼不解。徑自負柴出。以告人。但詫爲異事而已。常好奇。聞之。次日。昏暮。持槍至柴倉。屏息以待。少選。而黑影三五復至。惟不見衣冠者。繼而布衣草履者。身上亦有火光迸裂。轟然霹靂。一如昨日。且有硫磺氣。自後或三四日。或五六日。隔牆見火光。聞轟聲。往往若先所見者。衆聞之。亦欲入屋一觀。然枯坐至天曉。毫無變端。自經是次。擾攘後。乃並無一鬼在矣。常曰。此殆所謂鬼爲電氣者邪。蓋鬼爲電氣所結。故尙能游行存在。而鬼身所含之電。殆亦有正負二種。遇二氣搏擊時。鬼身自能炸裂。而化爲烏有。是屋之鬼。其致死之因。非自刎。卽自經。幽怨凝聚。爲陰濕之氣所蒸鬱。致陰陽電互相感觸。其不致爆烈者。幾希。所謂無明斷盡境界。皆滅者是也。

標商冊註

